



沈
復
煥

浮生六記



民國三十五年八月滬版

每册實售國幣

著者 沈

復

標點者 俞

平

伯

校序者 葉

聖

陶

出版者 實

用出

版社

上海浙江北路三七二弄十五號

經售者各大書局

本書的作者卜沈復，字三白，遜清蘇州人。能畫會學過幕客，做過商賈。生於一七三六年（？）卒年已無從查考，大概在嘉慶十二年（一八〇七）以後。

他的著作只有本書一種；並且，其第五第六二篇已經散佚，雖然有所謂完本出售，但都是假託，靠不住得很。

本書雖只短短四篇，却是非常著名，流行之廣，不在四大小說之下，現在的中學國文教科書中，也常常把「閑情記趣」這篇選入，作為記敘文的楷模。自從林語堂博士將他譯成英文之後，本書便已步入世界文壇，聲譽日隆，更非往昔可比了。

聖陶三十年十月成編

中學國文補充讀物

浮生六記

目錄

- 卷一：閨房記樂（
卷二：閒情記趣（
卷三：坎坷記愁（
卷四：浪游記快（

卷一 閨房記樂

余生乾隆癸未冬十一月二十有二日，正值太平盛世，且在衣冠之家，居蘇州滄浪亭畔，天之厚我可謂至矣。東坡云：『事如春夢了無痕，』苟不記之筆墨，未免有辜彼蒼之厚。因思關雎冠三百篇之首，故列夫婦於首卷；餘以次遞及焉。所愧少年失學，稍識之無，不過記其實情實事而已。若必考訂其文法，是責明於垢鑑矣。

余幼聘金沙于氏，八齡而天；娶陳氏。陳名芸，字淑珍，舅氏心餘先生女也；生而穎慧，學語時，口授琵琶行卽能成誦，四齡失怙，母金氏，弟克昌，家徒壁立。芸既長，嫻女紅，三口仰其十指供給，克昌從師修脯無缺。一日，於書篋中得琵琶行，揆字而認，始識字；刺繡之暇，漸通吟詠，有『秋侵人影瘦，霜染菊花肥』之句。余年十三，隨母歸甯，兩小無嫌得見所作，雖嘆其才思雋秀，窮恐其福澤不深；然心注不能釋，告母曰：『若爲兒擇婦，非淑姊不娶。』母亦愛其柔和，卽脫金戒指締姻焉；此乾隆乙未七月十六日也。是年冬，值其堂姊出閣，余又隨母往，芸與余同齒而長余十月，自幼姊弟相呼，故仍呼之曰淑姊。時但見滿室鮮衣，芸獨通體素淡，僅新其鞋而已。見其繡製精巧，詢爲己作，姑知其慧心不僅在筆墨也。其形削肩長項，瘦不露骨；眉彎目秀，顧盼神飛；唯兩齒微露，似非佳相。一種綿繚態之，令人之意也消，索觀詩稿，有僅一聯，或三四句，多未成篇者詢其故。笑曰：『無師之作；願得知己堪師者敲成之耳。』余戲題其籤曰：『錦囊佳句，』不

知天壽之機此已伏矣。是夜透窺城外，返已漏三下，腹饑索餌婢媪以棗脯進。余嫌其甜。芸暗牽余袖，隨至其室見藏。煖粥并小菜焉。余欣然舉箸，忽聞芸堂兄玉衍呼曰：「淑妹速來！」芸急閉門曰：「已疲乏將臥矣。」玉衡擠身而入，見余將吃粥，乃笑睨芸曰：「頃我索粥，汝曰『盡矣』，乃藏此待汝培耶？」譁大窘避去，上下譁笑之。余亦負氣；挈老僕先歸。

自吟粥被嘲，再往，芸卽避匿，余知其恐貽人笑也。至乾隆庚子正月二十二日花燭之夕，見瘦怯身材依然如昔。頭巾旣揭，相視嫣然。合巹後，並肩夜膳，余暗於案下握其腕，煖而滑膩，胸中不覺怦怦作跳。讓之食適逢齋期，已數年矣，暗計吃齋之初正余出痘之期，因笑謂曰：「今我光鮮無恙，姊可從此開戒否？」芸笑之以目，點之以首。廿四日爲余姊子歸，廿三國忌不能作樂，故廿二之夜卽爲余姊款嫁，芸出堂陪宴，余在洞房與伴娘對酌，搗戰輒北，大醉而臥；醒則芸正曉妝未竟也。是日親朋絡繹。上燈後始作樂。廿四子正，余作新舅送嫁，丑未歸來，業已燈殘人靜，悄然入室，伴媪睡於床下，芸妝妥尙未臥，高燒銀燭，低垂粉頸，不知親何書而出神若此，因撫其肩曰：「姊連日辛苦，何猶孜孜不倦耶？」芸忙回首起立曰：「頃正欲臥開櫥得此書，不覺閱之忙倦。西廂之名聞之熟矣，今始得見，真不愧才子之名，但未免形容尖薄耳」。余笑曰：「唯其才子筆墨方能尖薄。」伴媪在旁促臥令其閉門先去。遂與比肩調笑，恍同密友重逢，戲探其懷，亦怦怦作跳。因俯其耳曰：「姊何心春乃爾耶？」芸回眸微笑，更覺一縷情絲搖人魂魄；擁之入帳，不知

東方之既白。

芸作新婦，初甚緘默。終日無怒容，與之言微笑而已。事上以敬，處下以和，井然未嘗稍失。每見朝曦上窗，即披衣急起，如有人呼促者然。余笑曰：『今非吃粥比矣，何尚畏啣耶？』芸曰：『曩之藏粥待君，傳爲話柄。今非畏啣，恐堂上新娘嬾惰耳。』余雖戀其臥而德其正，因亦隨之早起。自此耳鬢相磨，看同形影，愛戀之情有不可以言語形容者。而歡娛易過，轉睫彌月。時吾父稼夫公在會稽幕府，專役相迓，受業於武林趙省齋先生門下，先生循循善誘，余今日之尙能握管，先生力也。歸來完姻時，原訂隨時到館；聞信之餘，心甚悵然，恐芸之對人墮淚，而芸反強顏勦，代整行裝，是晚但覺神色稍異而已，臨行，向余小語曰：『無人調護，自去經心。』及登舟，纜，正當桃李爭妍之候；而余則恍同林鳥失羣，天地異色。到館後，吾父即渡江東去。居三年如十年之隔。芸雖時有書來，必兩問一答，半多勦勵詞，餘皆浮套語，心殊快快。每當風生敎院月上蕉牕，對景懷人，夢魂顛倒，光生知其情，即致書吾父，出十題而遺余暫歸，喜同戍人得赦。登船後反覺一刻如年。及抵家，吾母處問安畢，入房，芸起相迎，握手未通片語，而兩人魂魄恍恍然化煙成霧，覺耳中惺然一響，不知更有此身矣。時當六月，內室炎蒸，幸居滄浪亭愛蓮居西間壁，板橋內一軒臨流，名曰我取取，『清斯濯纓，濁斯濯足』意也；檐前老樹一株，濃陰覆牕，人面俱綠，隔岸遊人往來不絕，此吾父稼夫公垂簾宴客處也。稟命吾母攜芸消暑於此，因暑罷繡，終日伴余課書論古，品月評花而已。芸不善飲，強之可三盃，教以射覆

爲令，自以爲人間之樂，無道於此矣。

一日芸問曰：『各種古文，宗何爲是？』余曰：『國策南華，取其靈快，匡衡劉向取其雅健，史遷班固，取其博大昌黎取其渾，柳州取其峭，廣陵取其宕，三蘇取其辯，他若賈董策對，庚徐駢體，陸贄奏議，取資者不能盡舉，在人之慧心領會耳』芸曰：『古文全在識高氣雄，女子學之恐難入彀；唯詩之一道，妾稍有領悟耳。』余曰：『唐以詩取士，而詩之宗匠必推李杜。卿愛宗何人？』芸發議曰：『杜詩錘鍊精純李詩瀟灑落拓；蔣其學杜之森嚴，不如學李詩之活潑。』余曰：『工部爲詩家之大成，學者多宗之，卿獨取李何也？』芸曰：『格律謹嚴詞旨老當，誠杜所獨擅，但李詩宛如姑射仙子有一種落花流水之趣，令人可愛。非杜亞於李，不過妾之私心宗杜心淺，愛李心深。』余笑曰：『初不料陳淑珍乃李青蓮知己。』余曰：『妾尚有啓蒙師白樂天先生，時感於懷未嘗稍釋。』余曰：『何謂也？』芸曰：『彼非作琵琶行者耶？』余笑曰：『異哉！余太白是知己，白樂天是啓蒙師，余適字三白爲卿壻；卿與『白』字何其有緣耶？』芸笑曰：『白字有緣，將來恐白字連篇耳。』吳呼別字爲白字。相與大笑曰：『卿既知詩，亦當知賦之棄取。』芸曰：『楚辭爲賦之祖，妾學淺費解。就漢晉人中調高語鍊，似與相如爲最。』余戲曰：『當日文君覺之從長卿，或不在琴而在此乎？』復相大笑而罷。

余性爽直落拓不羈，芸若屬儒迂拘多禮，偶爲披衣整袖必連聲道『得罪』或遞巾授扇，必起身來接余始厭之，曰：『卿欲以禮縛我耶？語曰『禮多必詐。』芸兩頰發赤，曰：『

恭而有禮，何反言詐？」余曰：「恭敬在心，不在虛文。」芸曰：「至親莫如父母，可內敬在心而外肆狂放耶？」余曰：「前言戲之耳。」芸曰：「世間反目多由戲起，後勿冤妾令人鬱死！」余乃挽之入懷，撫慰之始解顏爲笑。自此「豈敢」「得罪」竟成語助詞矣。鴻案相莊廿有三年，年愈久而情愈密。家庭之內或暗室相逢，窄途邂逅，必握手問曰：「何處去？」私心忒忒，如恐旁人見之者。實則同行並坐，初猶避人，久則不以爲意。芸或與人坐談，見余至必起立，偏挪其身，余就而並焉。彼此白頭偕老哉！」斯言誠然歟！

是年七夕，芸設香燭瓜果，同拜天孫於我取軒中。余鐫「願生生世世爲夫婦」圖章兩方；余執朱文，芸執白文，以爲往來書信之用。是夜月色頗佳，俯視河中波光如練，輕羅小扇並坐水牕，仰見飛雲過天，變態萬狀。芸曰：「宇宙之大同此一日，不知今日世間，亦有如我兩人之情與否？」余曰：「納涼玩月到處有之；若品論雲霞，或求之幽閨繡閣，慧心默證者固亦不少；若夫婦同觀，所品論者恐不在此雲霞耳。」未幾燭燼月沉，撤果歸臥。七月望，俗謂鬼節。芸備小酌，擬邀月暢飲，夜忽陰雲如晦。芸愀然曰：「妾能與君白頭偕老，月輪當出。」余亦索然。但見隔岸螢光明滅萬點，梳織於柳隄蘼渚間。余與芸聯句以遣悶懷，而兩韻之後逾聯逾繞，想入非夷，隨口亂道。芸已漱涎涕淚笑倒余懷，不能成聲矣。覺其鬢邊茉莉濃香撲鼻，因拍其背以他詞解之曰：「想古人以茉莉形色如珠，故供助妝壓鬢，不知此花必沾油頭粉面之氣其香更可愛，所供佛手當退三舍矣。」芸乃止笑曰：「佛手乃香中君子，只在有意無意間；茉莉是香中小人，故須借人之勢，其香也如膏

肩詬笑。』余曰：『卿何遠君子而近小人。』芸曰：『我笑君子愛小人耳。』正話間，漏已三滴，漸見風掃雲開，一輪湧出；乃大喜。倚窗對酌，酒未三盃。忽聞橋下闐然一聲，如有人墮，就窗細聽，波明如鏡不見一物，惟河聞灘有隻鴨急奔聲。余知滄浪亭畔素有溺鬼，恐芸膽怯，未敢卽言。芸曰：『噫！此聲也，胡爲乎來哉？』不禁毛骨皆悚，急閉牕，攜酒歸房，一燈如豆，羅帳低垂，弓影盃蛇，驚神未定。剔燈入帳，芸已寒熱大作，余亦繼之，困頓兩旬；真所謂樂極災生，亦是白頭不終之兆。

中秋日，余病初愈，以芸年半新婦，未嘗一室間壁之滄浪亭，先令老僕約守者勿放閑人；於將晚時，偕芸及余幼妹一嫗一婢扶焉，老僕前導過石橋，進門，東曲徑而入壘石成山，林木葱翠。亭在土山之巔，循級至亭心，周望極目可數里，炊酒四起，晚霞爛然。隔岸名近山林，爲大憲行臺宴集之地，時正誼書院猶未啓也。攜一毯設亭中，席地環坐。守者烹茶以進。少焉一輪明月已上林梢，漸覺風生袖底，月到波心，俗慮塵懷爽然頓釋。芸曰：『今日之遊樂矣！若駕一扁舟，往來亭下，不更快哉。』時已上燈，憶及七月十五夜之驚，相扶下亭而歸。吳俗，婦女是晚不拘大家小戶，皆出，結隊而遊，名曰『走月亮。』滄浪亭幽雅清曠，反無一人至者。

吾父稼夫公喜認義子，以故余異姓弟兄有二十六人；吾母亦有義女九人。九人中王二姑俞六姑與芸最和好。王癡憨善飲，俞豪爽善談。每集，必逐余居外，而得三女同榻。此俞六姑一人計也。余笑曰：『俟妹于歸後，我當邀妹丈來，一住必十日。』俞曰：『我亦來

此，與婢同榻，不大妙耶？」芸與王微笑而已。時爲吾弟啓堂娶婦，遷居飲馬橋之倉米巷，屋雖宏暢，非復滄浪亭之幽雅矣。吾母誕辰演劇，芸初以爲奇觀。吾父素無忌諱，點演慘別等劇，老伶刻畫見者情動。余窺簾見芸忽起去，良久不出，入內探之。俞與王亦繼至。見芸一人支頤獨坐鏡奩之側。余曰：「何不快乃爾？」芸曰：「觀劇原以陶情，今日之戲徒令人腸斷耳。」俞與王皆笑之。余曰：「此深於情者也。」俞曰：「嫂將竟日獨坐於此耶？」芸曰：「俟有可觀者再往耳。」王聞言先出，請吾母點刺梁後索等劇，勸芸出觀，始稱快。

余堂伯父素存公早亡無後，吾父以余嗣焉。墓在西跨塘福壽山祖塋之側，每年春日必挈芸拜掃。王二姑聞其地有戈園之勝，請同往。見地下小亂石有苔紋，斑駁可觀，指示余曰：「以此疊盆山，較宣州白石爲古致。」余曰：「若此者恐難多得。」王曰：「嫂果愛此，我爲拾之。」卽向守墳者借麻袋一，鶴步而拾之，每得一塊，余曰「善，」卽收之；余曰：「否，」卽去之。未幾，粉汗盈盈，拽袋返，曰：「再拾則力不勝矣。」芸且揀且言曰：「我聞山果收獲，必藉猴力，果然！」王憤撮十指作哈癢狀；余橫阻之，責芸曰：「人勞汝逸，猶作此語，無怪妹之動憤也。」歸途遊戈園，穉綠嬌紅爭妍競媚。王素怒，逢花必折。芸叱曰：「旣無瓶養，又不簪戴，多折何爲！」王曰：「不知痛癢者何害！」余笑曰：「將來罰嫁麻面多鬚郎，爲花洩忿。」王怒余以目，擲花於池，以蓮鉤撥入池中曰：「何欺侮我之甚也！」芸笑解之而罷。

芸初緘默，喜聽余議論，余調其言，如蟋蟀之用葦草，漸能發議。其每日飯必喜用茶泡，食芥滷乳腐，吳俗呼爲臭乳腐；又喜食滷蝦瓜。此二物余生平所最惡者，因戲之曰：「狗無胃而食糞，以其不知臭穢。蟋蟀團糞而化蟬，以其欲修高舉也。卿其狗耶蟬耶？」芸曰：「腐取其價廉而可粥可飯，幼時食慣。今至君家，已如蟋蟀化蟬，猶喜食之者不忘本也。至滷瓜之味，到此初嘗耳。」余曰：「然則我家係狗竇耶？」芸窘而強解曰：「夫糞人家皆有之，要在食與不食之別耳。然君喜食蒜，妾亦強啖之。腐不敢強，瓜可掩鼻略嘗，入咽當知其美；此猶無鹽醜醜而德美也。」余笑曰：「卿陷我作狗耶？」芸曰：「妾作狗久矣，屈君試嘗之。」以箸強塞余口，他掩鼻咀嚼之，似覺脆美；開鼻再嚼，竟成異味。從此亦喜食。芸以麻油加白糖少許拌滷腐，亦鮮美。以滷瓜搗爛拌滷腐，名之曰：「雙鮮醬，有異味。余曰：「始惡而終好之，理之不可解也。」芸曰：「情之所鍾，雖醜不嫌。」

余啓堂弟婦，王虛舟先生孫女也，催妝時偶缺珠花。芸出其納采所受者呈吾母，婢嫗旁惜之。芸曰：「凡爲婦人已屬純陰，珠乃純陰之精，用爲首飾，陽氣全克矣，何貴焉！」而於破書殘畫反極珍惜。書之殘缺不全者，必搜集分門，彙訂成帙，統名之曰：「斷簡殘編；」字畫之破損者，必覓故紙黏補成幅，有破缺處，倩予全好而捲之，名曰：「棄餘集賞。」於女紅中饋之暇，終日瑣瑣不憚煩倦。芸於破笥爛卷中，偶獲片紙可觀者，如得異寶。舊鄰馮嫗每收亂柴賣之。其癖好，與余同；且能察眼意，懂眉語，一舉一動示之以色，無不點頭是道。余嘗曰：「惜卿雌而伏，苟能化女爲男，相與訪名山，搜勝跡，遨遊天

下，亦不快哉。」芸曰：「此何難。俟妾鬢斑之後。雖不能遠遊五嶽，而地近之虎阜靈巖，南至西湖，北至平山，儘可借遊。」余曰：「恐卿鬢斑之日，步履已艱。」芸曰：「今生不能，期以來世。一余曰：「來世卿常作男，我爲女子相從。」芸曰：「必得不昧今生，方覺有情趣。」余笑曰：「幼時一粥猶談不了；若來世不昧今日，合卺之夕，細談隔世，更無合眼時矣。」芸曰：「世傳月下老人專司人間婚姻事，今生夫婦已承牽合，來世姻緣，亦須仰藉神力，盍繪一像祀之？」時有茗谿戚柳隄名蓮，喜寫人物，倩繪一像，一手挽紅絲，一手攜杖懸嫗綠薄，童顏鶴髮，奔馳於非煙非霧之中；此戚君得意筆也。友人石琢堂爲題讚語於首，懸之內室。每逢朔望，余夫婦必焚香拜禱。後因家庭多故，此畫竟失所在，不知落在誰家矣？」他生未卜此生休，「兩人癡情，果邀神鑒耶？」

遷倉米巷，余額其臥樓曰賓香閣，蓋以芸名而取如賓意也。院窄牆高，一無可取。後有廂樓，通藏書處，開牕對陸氏廢園，但有荒涼之象。滄浪風景，時切芸懷。有老嫗居金母橋之東，埂巷之北。繞屋皆菜圃，編籬爲門。門外有池約畝許，花光樹影錯雜籬邊。其地卽元末張士誠王府廢基也。房西數武，瓦鏗堆成土山，登其巔可遠眺，地曠人稀，頗饒野趣。嫗偶言及，芸神往不置，謂余曰：「自別滄浪夢魂常繞，今不得已而思其次，其老嫗之居乎？」余曰：「連朝秋暑灼人，正思得一清涼地以消長晝。卿若願往，我先觀其家可居，卽襍被而往，作一月盤桓何如？」芸曰：「恐堂上不許。」余曰：「我自請之。」越日至其地，屋僅二間，前後隔而爲四，紙牕竹榻頗有幽趣。老嫗知余意，欣然出其臥室爲

質。四壁糊以白紙，頓覺改觀。於是稟知吾母，挈芸居焉。鄰僅老夫婦二人，灌園爲業，知余夫婦遊學於此，先來通殷懃，并釣池魚，插園蔬爲饋。償其價不受，芸作鞋報之，始謝而受。時方七月，綠樹蔭濃，水面風來，蟬鳴聒耳。鄰老又爲製魚竿，與芸垂釣於柳陰深處。日落時登山觀晚霞夕照，隨意聯吟，有一獸雲吞落日，弓月彈流星」之句。少焉月印池中，蟲聲四起，設竹榻於籬下。老嫗報酒溫飯熟，遂就月光對酌，微醺而飯。浴罷則涼簟蕉扇。或坐或臥，聽鄰老談因果報應事。三鼓歸家，週體清涼，幾不知身居城市矣。籬邊倩鄰老購菊，遍植之。九月花開，又與芸居十日。吾母亦欣然來觀，持藝對菊，賞玩竟日。芸喜曰：「他年當與君卜築於此，買遶屋萊園十畝，課僕嫗，植瓜蔬，以供薪水。君畫我繡，以爲詩酒之需。布衣菜飯可樂終身，不必作遠遊計也。」余深然之。今卽得有境地，而知己淪亡，可勝浩嘆！

離余家半里許，醋庫巷有洞庭君祠，俗呼水仙廟，迴廊曲折，小有園亭。每逢神誕，衆姓各認一落，密懸一式之玻璃燈，中設寶座，旁列瓶几，插花陳設，以較勝負。日惟演戲，夜則參差高下插燭於瓶花間，名曰花照。花光燈影，寶鼎香浮，若龍宮夜宴，司事者或笙簫歌唱，或煮茗清談，觀者如蟻集，簷下皆設欄爲限。余爲衆友邀去插花布置，因爲躬逢其盛。歸家向芸豔稱之。芸曰：「惜妾非男子不能往。」余曰：「冠我冠衣我衣，亦化女爲男之法也。」於是易髻爲辮，添掃娥眉，加余冠，微露兩鬢尙可掩飾，服余衣長一寸又半，於腰間折而縫之，外加馬褂。芸曰：「脚下將奈何？」余曰：「坊間有蝴蝶履，大小

由之，購亦極易，且早晚可代撒鞋之用，不亦善乎？」芸欣然，及晚餐後，裝束既畢，效男子拱手闊步者良久，忽變卦曰：「妾不去矣。爲人識出既不便，堂上聞之又不可。」余憇憇曰：「廟中司事者誰不知我，卽識出亦不過付之一笑耳。吾母現在九妹丈家，密去密來，焉得知之？」芸攬鏡自照，狂笑不已。余強挽之，悄然遁去。遍遊廟中無識出爲女子者，或問何人，以表弟對，拱手而已。最後至一處，有少婦幼女坐於所設寶庭後，乃楊姓司事者之眷屬也。芸忽趨彼通款曲，身一側，而不覺一按少婦之肩。旁有婢媪怒而起曰：「何物狂生不法乃爾！」余欲爲措詞掩飾。芸見勢惡，卽脫帽翹足示之曰，「我亦女子耳。」相與愕然，轉怒與歡。留茶點，喚肩輿送歸。

吳江錢師竹病故，吾父信歸，命余往弔。芸私謂余曰：「吳江必經太湖妾欲偕往一寬眼界。」余曰：「正慮獨行踽踽，得卿同行固妙，但無可託詞耳。」芸曰：「託言歸寧。君先登舟，妾當繼至。」余曰：「若然，歸途當泊舟萬年橋下，與卿待月乘涼，以續滄浪韻事。」時六月十八日也。是日早涼，攜一位先背至江渡口，登舟而待。芸果肩輿至，解纜出虎嘯橋，漸見風帆沙鳥。水天一色，芸曰：「此卽所謂太湖耶？今得見天地之寬，不虛此生矣。想閨中人有終身不能見此者。」閑話未幾，風搖岸柳，已抵江城。余登岸拜奠畢，歸視舟中洞然，急詢舟子，舟子指曰：「不見長橋柳陰下，觀魚者與捕魚乎？」蓋芸已與船家女登岸矣。余至其後，芸猶粉汗盈盈，倚女而出神焉。吾拍其肩曰：「羅衫汗透矣。」芸回首曰：「恐錢家有人到舟，故暫避之。君何回來之速也？」余笑曰：「欲捕逃耳。」

於是相挽登舟，返棹至萬年橋下，陽鳥猶未暮也。舟隳盡落，清風徐來，絛屨羅衫，剖瓜解暑。少焉霞映橋紅，籠煙柳暗，銀蟾欲上，漁火滿江矣。命僕至船梢與舟子同飲。船家女名素雲，與余有盃酒交，人頗不俗。招之與芸同坐。船頭不張燈火，待月快酌，射覆爲令。素雲雙目閃閃，聽良久，曰：「鶻政儂頗嫻習。從未聞有新令，願受教。」芸即贊其言而開導之，終茫然。余笑曰：「女先生且罷論。我有一言作誓即瞭然矣。」芸曰：「君若何誓之？」余曰：「鶴善舞而不能耕，牛善耕而不能舞，物性然也。先生欲反而教之，無乃勞乎？」素雲笑捶余肩曰：「汝罵我曰！」「芸出令曰：「祇許動口，不許動手！違者罰大觥。」素雲量豪，滿斟一觥，一吸而盡。余曰：「動手但准摸索，不准捶人。」芸笑挽素雲置余懷，曰：「請君摸索暢懷。」余笑曰：「卿非解人，摸索在有意無意間耳。擁而狂探，田舍郎之所爲也。」時四鬢所簪茉莉爲酒氣所蒸，雜以粉汗油香芳馨透鼻。余戲曰：「小人臭味充滿船頭，令人作惡。」素雲不禁握拳連捶曰：「誰教汝狂嗅耶？」芸呼曰：「違令罰兩大觥。」素雲曰：「彼又以小人罵我，不應捶耶？」芸曰：「彼之所謂小人蓋有故也。請乾此，當告汝。」素雲乃連盡兩觥。芸乃告以滄浪舊居乘涼事。素雲曰：「若然，真錯怪矣。當再罰。」又乾一觥。芸曰：「久聞素雲善歌，可一聆妙音否？」素雲即以象箸擊小碟而歌。芸欣然暢飲不覺酩酊，乃乘輿先歸。余又與素雲茶話片刻，步月而回。時余寄居友人魯半舫家蕭爽樓中。越數日，魯夫人誤有所聞，私告芸曰：「前日聞若婿挾兩妓飲於萬年橋舟中，子知之否？」芸曰：「有之，其一卽我也。」因以僭遊始末

詳告之。魯大笑，釋然而去。

乾隆甲寅七月，余自興東歸，有同伴携妾同者，曰徐秀峯，余之表妹婿也，豔稱新人之美，邀芸往觀。芸他日謂秀峯曰：「美則美矣，韻猶未也。」秀峯曰：「然則若郎納妾，必美而韻者乎？」芸曰：「然。從此癡心物色，而短於資。時有斯妓溫冷香者，寓於吳，有詠柳絮四律，沸傳吳下，好事者多和之。余友吳江張閑愁素賞冷香，携柳絮詩索和。芸微其人而置之；余技癢而和其韻，中有「觸我春愁偏婉轉，撩他離緒更纏綿」之句，芸甚擊節。明年乙卯秋八月五日，吾母將挈芸遊虎邱。閑愁忽至曰：「余亦有虎邱之遊。今日特邀君作探花使者。」因請吾母先行，期於虎邱半塘，相晤。拉余至冷香寓，見冷香已半老，有女名愁園瓜期未破，亭亭玉立，真「一泓秋水照人寒」者也。款接間，頗知文墨；有妹文園尙雛。余此時初無癡想，且念一盃之敝非寒士所能酬，而既入箇中，私心忐忑，強爲酬答。因私謂閑愁曰：「余貧士也，子以尤物玩我乎？」閑愁笑曰：「非也，今日有友人邀愁園答我。席主爲尊客拉去，我代客轉邀客，毋煩他慮也。」余始釋然。至半塘，兩舟相遇，令愁園過舟叩見吾母。芸愁相見，歡同舊識，攜手登山，備覽名勝。芸獨愛千頃雲高曠，坐賞良久。返至野芳濱，暢飲甚歡，並舟而泊。及解纜，芸謂余曰：「子陪張君，留愁陪妾可乎？」余諾之。返棹至都亭橋始過船分袂。歸家已三鼓。芸曰：「今日得見美而韻者矣。頃已約愁園，明日過我，當爲子圖之。」余駭曰：「此非金屋不能貯，窮措大豈敢生此妄想哉。况我兩人伉儷正篤，何必外求！」芸笑曰：「我自愛之，子姑待之。」

。『明午愁果至。芸慙歉款接，筵中以猜謎贏吟輪飲爲令，終席無一羅致語。及愁園歸，芸曰：『頃又與密約，十八日來此結爲姊妹，子宜備牲牢以待；』一笑指臂上翡翠釧曰：『若見此釧屬於愁，事必諧矣，頃已吐意，未深結其心也。』余姑聽之。十八日大雨，愁竟冒雨至，入室良久，始挽手出，見余有羞色，蓋翡翠釧已在愁臂矣。焚香結盟後，擬再續前飲。適愁有石湖之遊，卽別去。芸欣然告余曰：『麗人已得，君何以謝媒耶？』余詢其詳。芸曰：『向之祕言，恐愁意另有所屬也。頃探之無他，語之曰：『妹知今日之意否？』』愁曰：『蒙夫人擡舉，真蓬蒿倚玉樹也。但吾母望我奢，恐難自主耳，願彼此緩圖之』脫釧上臂時，又語之曰：『玉取其堅，且有團圓不斷之意，妹試籠之以爲先兆』』愁曰『聚合之權總在夫人也。』卽此觀之，愁心已得，所難者必冷香耳，當再圖之。』余笑曰：『聚卿將效笠翁之『憐香伴』耶？』芸曰：『然。』自此無日不談愁園矣。後愁爲有力者奪去，不果。芸竟以之死。

卷二 閑情記趣

余憶童稚時，能張目對日，明察秋毫，見藐小微物，必細察其紋理，故時有物外之趣。夏蚊成雷，私擬作羣鶴舞空。心之所向，則或千或百果然鶴也。昂首觀之，項爲之強。又留蚊於素帳中，徐噴以煙，使其沖煙飛鳴，作青雲白鶴觀，果如鶴唳雲端，怡然稱快。於土牆凹凸處，花臺小草叢雜處，常蹲其身，使與臺齊；定神細觀，以叢草爲林，以蟲蟻爲獸，以土礫凸者爲邱，凹者爲壑，神遊其中，怡然自得。一日，見二蟲鬥草間，觀之正濃，忽有龐然大物拔山倒樹而來，蓋一癩蝦蟆也，舌一吐而二蟲盡爲所吞。余年幼方出神，不覺呀然驚恐。神定，捉蝦蟆，鞭數十，驅之別院。年長思之，二蟲之鬥，蓋圖姦不從。古語云：一姦近殺一蟲亦然耶？貪此生涯，卵爲蚯蚓所哈，（吳俗呼陽曰卵）腫不能使。捉鴨開口哈之，婢媪偶釋手，鴨顛其頸作吞噉狀，驚而大哭；傳爲話柄。此皆幼時閑情也。

及長，愛花成癖，喜剪盆樹。識張蘭坡，始精剪枝養節之法，繼悟接花疊石之法，花以蘭爲最，取其幽香韻致也，而瓣品之稍堪入譜者不可多得。蘭坡臨終時，贈余荷瓣素心春蘭一盆，皆肩平心闊，莖細瓣淨，可以入譜者。余珍如拱璧。值余幕游牀外，芸能親爲灌溉，花葉頗茂，不二年，一旦忽萎死。起根視之，皆白如玉，且蘭芽勃然，初不可解，以爲無福消受，浩歎而已。事後始悉有人欲分不允，故用滾湯灌殺也。後此誓不植蘭。次取杜鵑，雖無香而色可久玩，且易翦栽。以芸惜枝憐葉，不忍暢剪，故難成樹。其他盆玩皆

然。惟每年籬東菊綻，秋興成癖。喜摘插瓶，不愛盆玩。非盆玩不足觀，以家無園圃，不能自植；貨于市者，俱叢雜無致，故不取耳。其插花朵，數宜單，不宜雙。每瓶取一種不取二色。瓶口取闊大不取窄小，闊大者舒展。不拘自五七花至三四十花，必於瓶口中一叢怒起，以不散漫，不攢軋，不靠瓶口爲妙；所謂「起把宜緊」也。或亭亭玉立，或飛舞橫斜。花取參差，間以花蕊，以免飛鉞要盤之物。葉取不亂，梗取不強。用針宜藏，針長甯斷之，毋令針針露梗；所謂「瓶口宜清」也。視桌之大小，一桌三瓶至七瓶而止，多則眉目不分，卽同市井之菊屏矣。几之高低，自三四寸至二尺五六寸爲止，必須參差高下互相照應，以氣勢聯絡爲上。若中高兩低，後高前低，成排對列，又犯俗所謂「錦灰堆」矣。或密或疏，或進或出，全在會心者得畫意乃可。若盆、碗、盤。洗，用漂膏，松香，榆皮麩和油，先煞以稻灰收成膠，以銅片按釘向上，將膏火化粘銅片於盤，碗，盆，洗中。俟冷，將花用鐵絲紮把，插於釘上，宜斜偏取勢，不可居中，更宜枝疏葉清，不可擁擠；然後加水，用碗沙少許掩銅片，使觀者疑花叢生於碗底方妙。若以木本花果插瓶，剪裁之法（不能色色自覓，倩人攀折者每不合意，）必先執在手中，橫斜以觀其勢，反側以取其態。相定之後，剪去雜枝，以疎瘦古怪爲佳，再思其梗如何入瓶，或折成曲，插入瓶口。方免背葉側花之患。若一枝到手，先拘定其梗之直者插瓶中，勢必技亂梗強，花側葉背，既難取態，更無韻致矣。折梗打曲之法，鋸其梗之半而嵌以磚石，則直者曲矣。如患梗倒，敲一二釘箠之，卽楓葉竹枝，亂草荆棘，均堪入選，或綠竹一竿配以枸杞數粒，幾莖細草伴

以荆棘兩枝，苟位置得宜，另有世外之趣。若新栽花木，不妨歪斜取勢，聽其葉側，一年後枝葉自能向上。如樹樹直栽，卽難取勢矣。至剪裁盆樹，尤取根露雞爪者，左右翦成三節，然後起枝。一枝一節，七枝到頂，或九枝到頂。枝忌對節如肩臂，節忌臃腫如鶴膝。須盤旋出枝，不可光留左右，以避赤胸露背之病。又不可前後直出。有名雙起三起者，一根而起兩三樹也。如根無爪形，便成插樹，故不取。然一樹翦成，至少得三四十年。余生平僅見吾鄉萬翁名彩章者，一生翦成數樹，又在揚州商家見有虞山遊客攜送黃楊翠柏各一盆，惜乎明珠暗投。餘未見其可也。若留枝盤如寶塔，紫枝曲如蚯蚓者，便成匠氣矣。點綴盆中花石，小景可以入畫，大景可以入神。一甌清茗，神能趨入其中，方可供幽齋之玩。種水仙無靈璧石，余嘗以炭之有石意者代之。黃芽菜心，其白如玉，取大小五七枯，用沙土植長方盆內，以炭代石，黑白分明，頗有意思。以此類推，幽趣無窮，難以枚舉。如石菖蒲結子，用冷米湯同嚼噴炭上，置陰濕地，能長細菖蒲；隨意移養盆碗中，茸茸可愛。以老蓮子磨薄兩頭，蛋壳使雞翼之，俟雛成取出。用久年燕巢泥加天門冬十分之二，搗爛拌勻，植於小器中，灌以河水，曬以朝陽；花發大如酒盃，葉縮如碗口，亭亭可愛。若夫園亭樓閣，套室迴廊，疊石成山，栽花取勢，又在大中見小，小中見大，虛中有實，實中有虛，或藏或露，或淺或深，不僅在周迴曲折四字，又不在地廣石多徒煩工費。或掘地堆土成山，間以塊石，雜以花草，籠用梅編，牆以簾引，則無山而成山矣。大中見小者，散漫處植易長之竹，編易茂之梅以屏之。小中見大者，窄院之牆宜凹凸其形，飾以綠

色，引以籐蔓，嵌大石，鑿字作碑記形。推窗如臨石壁，便覺峻峭無窮。虛中有實者，或山窮水盡處，一折而豁然開朗，或軒閣設廚處，一開而可通別院。實中有虛者，開門於不通之院，映以竹石，如有實無也。設矮欄於牆頭，如上有月臺，而實虛也。貧士屋少人多，當仿吾鄉大平船後梢之位置，再加轉移其間。喜級爲牀，前後借湊，可作三榻，間以板而綴以紙，則前後上下皆越絕。譬之如行長路，卽不覺其窄矣。余夫婦僑寓揚州時，曾仿此法，屋僅兩椽，上下臥房，廚灶安座皆越絕，而綽然有餘。芸曾笑曰：「位置雖精，終非富貴家氣象也。」是誠然歟！

余掃墓山中，檢有櫛紋可觀之石。歸與芸商曰：「用油灰疊宣州石于白石盆，取色勻也。本山黃石雖古樸，亦用油灰，則黃白相間，鑿痕畢露，將奈何？」芸曰：「擇石之頑劣者，搗末於裂痕處，乘濕糝之，乾或色同也。」乃如其言，用宜與窰長方盆疊起一峯，偏於左而凸於右，背作橫方紋，如雲林石法，巉巖凹凸，若臨江石磯狀。虛一角，用河泥種千瓣白萍。石上植蕙蘿，俗呼雲松。經營數日乃成。至深秋，蕙蘿蔓延滿山，如藤蘿之懸石壁。花開正紅色。白萍亦透水大放。紅白相間，神遊其中，如登蓬島。置之簷下與芸品題；此處宜設水閣，此處宜立茅亭，此處宜鑿六字曰「落花流水之間」，此可以居，此可以釣，此可以眺；胸中邱壑若將移居者然。一夕，貓奴爭食自簷而墮，連盆與架頃刻碎之。余歎曰：「卽此小經營，尙干造物忌耶！」兩人不禁淚落。

靜室焚香，閣中雅趣。芸嘗以沉香，於飯鑊蒸透，在罇上設一銅絲架，離火半寸許

，徐徐烘之；其香幽澗而無煙。佛手忌醉鼻嗅，嗅者鼻爛。木瓜忌出汗，汗出，用水洗之。惟香圓無忌。佛手木瓜亦有供法，不能筆宣。每有人將供妥者隨手取嗅，隨手置之，即不知供法者也。

余閑居，案頭瓶花不絕。芸曰：「子之插花能備風、晴、雨、露，可謂精妙入神；而畫中有草蟲一法，盍仿而效之。」余曰：「蟲躑躅不受制，焉能仿效？」芸曰：「有一法，恐作僮罪過耳。」余曰「試言之。」曰：「蟲死色不變。覓螳螂、蟬、蝶之屬，以針刺死。用細絲扣蟲項繫花草間，整其足，或抱梗。或踏葉，宛然如生，不亦善乎？」余喜，如其法行之，見者無不稱絕。求之閨中，今恐未必有此會心者矣。

余與芸寄居錫山華氏，時華夫人以兩女從芸識字。鄉居院曠。夏日逼人。芸教其家，作活花屏法甚妙。每屏一扇，用木梢二枝約長四五寸，作矮條橈式，虛其中，橫四擋，寬一尺計，四角鑿圓眼，插竹編方眼。屏約高六七尺，用砂盆種扁豆置屏中，盤延屏上，兩人可移動。多編數屏，隨意遮欄，恍如綠陰滿牕，透風蔽日，紆迴曲折，隨時可更；故曰活花屏。有此一法，即一切藤本香草隨地可用。此真鄉居之良法也。

友人魯半舫名璋，字春山，善寫松柏或梅菊，工隸書，兼工鐵筆。余寄居其家之蕭爽樓，一年有半。樓共五椽，東向，余居其三。晦明風雨，可以遠眺。庭中木犀一株，清香撩人。有廊有廂，地極幽靜。移居時，有一僕一嫗，并挈其小女來。僕能成衣，嫗能紡織，於是芸繡，嫗織，僕則成衣，以供薪水。余素愛客，小酌必行令。善不費之烹庖，瓜

蔬魚蝦一經芸手，便有意外味。同人知余貧，每出杖頭錢，作竟日餼。余又好潔地無纖塵。且無拘束，不嫌放縱。時有楊補凡名昌緒，善人物寫真，袁少迂名沛，工山水；王星瀾名巖，工花卉翎毛；愛蕭爽樓幽稚，皆攜畫具來，余則從之學畫。寫草篆，鐫圖章，加以潤筆，交共備茶酒供客。終日品詩論畫而已。更有夏淡安，揖山兩昆季，并繆山音知白兩昆季，及蔣韻香，陸橘香，周嘯霞、小郭愚、華杏帆、張閑酣諸君子，如梁上之燕，自去自來。芸則拔釵沽酒，不動聲色，良辰美景，不放輕過。今則天各一方，風流雲散，兼之玉碎香埋，不堪回首矣！

蕭爽樓有四忌：談官宦陞遷，公廨時事，八股時文，看牌擲色；有犯必罰酒五斤。有四取：慷慨豪爽，風流蕙藉，落拓不羈，澄靜緘默。長夏無事，考對爲會，每會八人，每人各携青蚨二百。先拈鬮，得第一者爲主考，關防別座；第二者爲臆錄，亦就座；餘作舉子，各於臆錄處取紙一條，蓋用印章。主考出五七言各一句，刻香爲限，行立構思，不准交頭耳語。對就後投入一匣，方許就座，各人交卷畢，臆錄啓匣，併錄一冊，轉呈主考，以杜徇私。十六對中取七言三聯，五言三聯。六聯中取第一卽者爲後任主考，第二者爲臆錄。每人有兩聯不取者罰錢二十文，取一聯者免罰十文，過限者倍罰。一場，主考得香錢百文。一日可十場，積錢千文，酒資大暢矣。惟芸議爲官卷，准坐而構思。

楊補凡爲余夫婦寫載花小影，神情確肖。是夜月色頗佳，蘭影上粉牆，別有幽致。星瀾醉後興發曰：「補凡能爲君寫真，我能花爲圖影。」余笑曰：「花影能如人影否？」星瀾

取素紙鋪於牆，卽就隴影。用墨濃淡圖之。日間取視，雖不成畫，而花葉蕭疎，自有月下之趣。芸甚寶之。各有題詠。

蘇城有南園北園二處，菜花黃時，苦無酒家小飲；携盒而往，對花冷飲，殊無意味。或議就近覓飲者，或議看花歸飲者，終不如對花熱飲爲快。衆議未定。芸笑曰：「明日但各出杖頭錢，我自擔爐火來。」衆笑曰：「諾。」衆去，余問曰：「卿果自往乎？」余曰：「非也。妾見市中曹昆純者，其擔鍋灶無不備，盍雇之而往。妾先烹調端整，到彼處再一下鍋，酒茶兩便。」余曰：「酒菜固便矣。茶乏烹具。」芸曰：「携一砂罐去，以鐵叉串罐柄，去其鍋，懸於行灶中。加柴火煎茶，不亦便乎？」余鼓掌稱善。街頭有鮑姓者，賣鮑鮑爲業；以百錢雇其擔，約以明日午後，鮑欣然允議。明日看花者至，余告以故，衆咸嘆服。飯後同往，并帶席墊，至南園，擇柳陰下團坐。先烹茗，飲畢，然後煖酒烹肴。是時風和日麗，徧地黃金，青衫紅袖，越阡度陌，蝶蜂亂飛，令人不飲自醉。既而酒肴俱熟，坐地大嚼。擔者頗不俗，拉與同飲。遊人見之莫不羨爲奇想。杯盤狼藉，各已陶然，或坐或臥，或歌或嘯。紅日將頽，余黑粥，擔者卽爲買米煮之，果腹而歸。芸問曰：「今日之遊樂乎？」衆曰：「非夫人之力不及此。」大笑而散。

貧士起居服食，以及器皿房舍，宜省儉而雅潔。省儉之法曰：「就事論事。」余愛小飲，不喜多菜。芸爲置一梅花盒，用二寸白磁深碟六隻，中置一隻，外置五隻，用灰漆就，其形如梅花。底蓋均起圓楞，蓋之上有柄如花蒂，置之案頭，如一朵墨梅覆桌；啓蓋視之

，如菜裝於花瓣中。一盒六色？二三知己可以隨意取食。食完再添。另做矮邊圓盤一隻，以便放盃箸酒壺之類，隨處可擺，移掇亦便。卽食物省儉之一端也。余之小帽領襪皆共白做。衣之破者移東補西，必整必潔，色取闊淡以免垢跡，既可出客，又可家常。此又服飾省儉之一端也。初至蕭爽樓中嫌其暗，以白紙糊壁，遂亮。夏月樓下去窗，無闌干，覺空洞無遮欄。芸曰：「有舊竹簾在，何不以簾代欄？」余曰：「如何？」芸曰：「用竹數根，黝黑色，一豎一橫留出走路。截半簾搭在橫竹上，垂至地，高與桌齊。中豎短竹四根，用麻線扎定，然後於橫竹搭簾處，尋舊黑布條，連橫竹裏縫之。既可遮欄飾觀，又不費錢。」此就事論事之一法也。以此推之，古人所謂竹頭木屑皆有用，良有以也。

夏月荷花初開時，晚含而曉放。芸用小紗囊撮茶葉少許，置花心。明早取出，烹天泉水泡之，香韻尤絕。

卷三 坎珂記愁

人生坎珂何爲乎來哉？往往皆自作孽耳。余則非也！多情重諾，爽直不羈，轉因之爲累。况我父稼夫公，慷慨豪俠，急人之難，成人之事，嫁人之女，撫人之兒，指不勝屈，揮金如土，多爲他人。余夫婦居家，偶有需用不免典質，始則移東補西，繼則左支右絀。諺云：「處家人情，非錢不行。」先啓小人之議，漸招同室之讖。女子無才便是德，真千古之言也！

余雖居長而行三，故上下呼芸爲「三娘」；後忽呼爲「三太太」。始而戲呼，繼成習慣，甚至尊卑長幼，皆以「三太太」呼之。此家庭之變機歟！

乾隆乙巳，隨侍吾父於海甯官舍。芸於吾家書中，附寄小函。吾父曰：「媳婦既能筆墨，汝母家信付彼司之。」後家庭偶有閒言，吾母疑其述事不當，仍不令代筆。吾父見信非芸手筆，詢余曰：「汝婦病耶？」余卽作札問之，亦不答。久之，吾父怒曰：「憶汝婦不層代筆耳！」迨余歸，探知委曲，欲爲婉剖。芸急止之曰：「甯受責於翁，勿失歡於姑也。」竟不自白。

庚戌之春，予又隨侍吾父於邗江幕中。有同事俞孚亭者，挈眷居焉。吾父謂孚亭曰：「一生辛苦常在客中，欲覓一起居服役之人而不可得。兒輩果能仰體親意，當於家鄉覓一人來，蘆語音相合。」孚亭轉述於余，密札至芸，倩媒物色，得姚氏女。芸以成否未定，未

卽稟知吾母。其來也，託言鄰女之嬉游者。及吾父命余接取至署，芸又聽旁人意見，託言吾父素所合意者。吾母見之曰：「此鄰女之嬉遊者也，何娶之乎？」芸遂并夫愛於姑矣。

壬子春，余館真州。吾父病於邗江，余往省，亦病焉。余弟啓堂時亦隨侍，芸來書曰：「啓堂弟曾向鄰婦借貸，倩芸作保現追索甚急。」余詢啓堂。啓堂轉以嫂氏爲多事。余遂批紙尾曰：「父子皆病，無錢可償，俟啓弟歸時，自行打算可也。」未幾病皆愈，余仍往真州。芸覆書來，吾父拆視之，中述啓弟鄰項事，且云：「令堂以老人之病，皆由姚姬而起。翁病稍痊，宜密囑姚託言思家，妾當令其家父母到揚接取；實彼此卸責之計也。」吾父見書怒甚。詢啓堂以鄰項事，答言不知。遂札勸余曰：「汝婦背夫借債，讒謗小叔，且稱姑曰令堂，翁曰老人，悖謬之甚！我已專人持書回蘇斥逐。汝若稍有人心，亦能知過。」余接此札，如聞青天霹靂；卽肅書認罪，覓騎過歸，恐芸之短見也。到家述其本末，而家人乃持逐書至，歷斥多過，言甚決絕。芸泣曰：「妾固不合妄言，但阿翁當恕婦女無知耳。」越數日，吾父又有手諭至，曰：「我不爲已甚。汝攜婦別居，勿使我見，免我生氣足矣。」乃寄芸於外家。而芸以母亡弟出，不願往依族中。幸友人魯半舫聞而憐之，招余夫婦往居其家蕭爽樓。越兩載，吾父漸知始末。適余自嶺南歸，吾父自至蕭爽樓謂芸曰：「前事我已盡知，汝盍歸乎？」余夫婦欣然，仍歸故宅，骨肉重圓。豈料又有憨園之孽障耶！

芸素有血疾，以其弟克昌出亡不返，母金氏復念子病沒，悲傷過甚所致；自識憨園，年未發，余方幸其得良藥。而憨爲有力者奪去，以千金作聘，且許養其母，佳人已屬沙陀。

利矣。余知之而未敢言也。及芸往探始知之，歸而嗚咽，謂余曰：「初不料慈之薄情乃爾也！」余曰：「卿自情癡耳。此中人何情之有哉！况錦衣玉食者未能安於荆釵布裙也，與其後悔，莫若無成。」因撫慰之再三，而芸終以受愚爲恨，血疾大發，牀席支離，刀圭無效；時發時止，骨瘦形銷。不數年而逋負日增；物議日起。老親又以盟妓一端，憎惡日甚。余則調停中立，已非生人之境矣。芸生一女名青君，時年十四，頗知書，且極賢能，質敏典服，幸賴辛勞；子名逢森，時年十二，從師讀書。余連年無館，設一書畫鋪於家門之內。三日所進，不敷一日所出，焦勞困苦，踴蹶時形。隆冬無裘，挺身而過。青君亦衣單股慄，猶強曰：「不寒。」因是芸誓不醫藥。偶能起床，適余有友人周春煦自福郡王幕中歸，倩人繡心經一部。芸念繡經可以消災降福，且利其繡價之豐，竟繡焉。而春煦行色匆匆不能久待，十日告成。弱者驟勞，致增腰痠頭暈之疾。豈知命薄者，佛亦不能發慈悲也！繡經之後，芸病轉增，喚水索湯，上下厭之。有西人買屋於余畫鋪之左，放利債爲業，時倩余作畫，因識之。友人某向渠借五十金，乞余作保，余以情有難却，允焉。而某竟挾資遠遁。西人惟保是問，時來饒舌，初以筆墨爲抵，漸至無物可償。歲底吾父家居，西人索債，咆哮于門。吾父聞之，召余訶責曰：「我輩衣冠之家，何得負此小人之債！」正剖訴間，適芸有自幼同盟姊適錫山華氏，知其病，遣人問訊。堂上誤以爲慈園之使，因愈怒曰：「汝婦不守閨訓結盟娼妓。汝亦不思習上，濫伍小人。若置汝死地，情有不忍，姑寬三日限，速自爲計，遲必首汝逆矣！」芸聞而泣曰：「親怒如此，皆我罪孽。妾死君行，

君必不忍；妾留君去，君必不捨。姑密喚華家人來，我強起問之。」因令青君扶至房外，呼華使問曰：「汝主母特遣來耶？抑便道來耶？」曰：「主母久聞夫人臥病，本欲親來探望，因從未登門不敢造次；臨行囑付，倘夫人不嫌鄉居簡褻，不妨到鄉調養。踐幼時燈下之言。」蓋芸與同繡日，曾有疾病相扶之誓也。因之囑曰：「煩汝速歸，稟知主母，於兩日後放舟密來。」其人既退，謂余曰：「華家盟姊，情逾骨肉，君若肯至其家，不妨同行；但兒女攜之同往既不便，留之累親又不可，必於兩日內安頓之，」時余有表兄王蓋臣一子名韞石，願得青君爲媳婦，芸曰：「聞王郎懦弱無能，不過守成之子，而王又無成可守；幸詩禮之家，且又獨子許之可也，」余謂蓋臣曰：「吾父與君有渭陽之誼，欲媳青君諒無不允，但待長而嫁，勢所不能，余夫婦往錫山後 君即稟知堂上，先爲童媳，何如？」蓋臣喜曰：「謹如命。」逢森亦託友人夏揖山轉薦學貿易，安頓已定，華舟適至，時庚申之臘廿五日也，芸曰：「孑然出門不惟招鄰里笑，且西人之項無着恐亦不放，必於明日五鼓悄然而去，」余曰：「卿病中能冒曉寒耶？」芸曰：「死生有命，無多慮也，」密稟吾父，亦以爲然，是夜先將半肩行李挑下船，令逢森先臥，青君泣於母側，芸囑曰：「汝母命苦，兼亦情癡，故遭此顛沛，幸汝父待我厚，此去可無他慮，兩三年內，必當布置重圓，汝至汝家須盡婦道，勿似汝母，汝之翁姑以得汝爲幸，必善視汝，所留箱籠什物盡付汝帶去，汝弟年幼故未令知，臨行時託言就醫，數日即歸，俟我去遠，告知其故，稟聞祖父可也，」旁有舊嫗，即前卷中曾賃其家消暑者，願送至鄉；故是時陪侍在側，拭淚不已

，將交五鼓，煖粥共啜之，芸強顏笑曰：「昔一粥而聚，今一粥而散；若作傳奇，可名吃粥記矣。」逢森聞聲亦起，呻曰：「母何爲？」芸曰：「將出門就醫耳。」逢森曰：「起何早？」曰：「路遠耳。汝與姊相安在家，毋討祖母嫌，我與汝父同往，數日即歸，」雞聲三唱，芸含淚扶嫗啓後門將出，逢忽大哭曰：「噫，母殆不歸矣！」青君恐驚人，急掩其口而慰之，當是時，余兩人寸腸已斷，不能復作一語，但止以勿哭而已，青君閉門後，芸出巷十數步，已疲不能行，使嫗提燈，余背負之而行，將至舟次，幾爲邏者所執，幸老嫗認芸爲病女，余爲婿，且得舟子皆華氏工人，聞聲接應，相扶下船，解纜後，芸始放聲痛哭，是行也，其母子已成永訣矣！

華名大成，居無錫之東高山，面山而居，躬耕爲業，人極樸誠，其妻夏氏，卽芸之盟姊也。是日午未之交，始抵其家，華夫人已倚門而待，率兩小女至舟，相見甚歡。扶芸登岸，款待殷懃，四鄰婦人孺子，闐然入室，將芸環視，有相問訊者，有相憐惜者，交頭接耳，滿屋啾啾，芸謂華夫人曰：「今日真如漁父入桃源矣。」華曰：「妹莫笑，鄉人少所見，多所怪耳。」自此相安度歲，至元宵，僅隔兩旬，而芸漸能起步，是夜觀龍燈于打麥場中，神情態度漸可復元，余乃心安，與之私議曰：「我居此非計，欲他適，而短于資，奈何？」曰：「垂垂暮之矣，君姊丈范惠來現于靖江鹽公堂司會計，十年前曾借君十金，適數不敷，勢與釵湊之，君憶之耶？」余曰：「忘之矣。」芸曰：「聞靖江去此不遠，君盍一遊。」余始言，時天頗煖，織絨袍暖短褂，猶覺其熱，此辛酉正月十六日也。是夜宿

錫山客旅，貨敝而臥，晨起趁江陰航船，一路逆風繼以微雨，夜至江陰江口，春寒澈骨，沽酒禦寒，囊爲之罄，躊躇終夜，擬卸襖衣，質錢而渡，十九日北風更烈，雪勢猶濃，不禁慘然淚落，暗計房資渡費，不敢再飲。正心寒股慄間，忽見一老翁艸鞋氈笠負黃包，入店，以目視余，似相識者，余曰：「翁非秦州曹姓耶？」答曰：「然，我非公，死填溝壑矣，今小女無恙，時誦公德，不意今日相逢，何逗留于此？」蓋余幕秦州時有曹姓，本微賤，一女有姿色，已許壻家，有勢力者放債謀其女，致涉訟。余從中調護，仍歸所許。曹即投入公門爲隸，叩首作謝，故識之，余告以投親遇雪之由，曹曰：「明日天晴，我當順途相送，」出錢沽酒，備極款洽，二十日曉鐘初動，即聞江口喚渡聲，余驚起，呼曹同濟，曹曰：「勿急，宜飽食登舟，乃代償房飯錢，拉余出沽，余以連日逗留，急欲趕渡，食不下咽，強啖蘇餅兩枚，及登舟，江風如箭，四肢發戰，曹曰：「聞江陰有人縊於靖，其妻僱是舟而往，必俟僱者來始渡存，」枵腹忍寒，午始解纜。至靖暮煙四合矣。曹曰：「靖有公堂兩處，所訪者城內耶？城外耶？」余踉蹌隨其後，且行且對曰：「實不知其內外也。」曹曰：「然則且止宿，明日往訪耳，」進旅店，襪襪已泥淤濕透，索火烘之，草草飲食，疲極酣睡，晨起，襪燒其半，曹又代償房飯錢，訪至城中，惠來尙未起，聞余至，披衣出，見余狀驚曰：「舅何狼狽至此？」余曰：「姑勿問。有銀乞借二金，先遣送我者。」惠來以番餅二元授余，即以贈曹。曹力却受一圓而去，余乃歷述所遭，并言來意，惠來曰：「郎舅至戚，卽無宿通，亦應竭盡絲力；無如航海鹽船新被盜，正當盤賬之時，

不能挪移豐贖，當勉措番銀二十圓，以償舊欠，何如？」余本無奢望遂諾之。留住兩日，天已晴暖，卽作歸計。廿五日仍回華宅。芸曰：「君遇雪乎？」余告以所苦。因慘然曰：「雪時，妾以君爲抵靖，乃尙逗留江口。幸遇曹老，絕處逢生，亦可謂吉人天相矣。」越數日，得青君信，知逢森已爲揖山薦引入店。蓋臣請命於吾父，擇正月二十四日將伊接去。兒女之事粗能了了，但分離至此，令人終覺慘傷耳。

二月初，日暖風和，以靖江之項薄備行裝，訪故人胡肯堂於邗江鹽署。有貢局衆同事公延入局，代司筆墨，身心稍定，至明年壬戌八月，接芸書曰：「病體全瘳，惟寄食於非親非友之家，終覺非久長之策，願亦來邗，一觀平山之勝。」余乃賃屋於邗江先春門外，隔河兩椽。自至華氏接芸同行。華夫人贈一小奚奴曰阿雙，幫司炊爨，並訂他年結鄰之約。時已十月，平山凄冷，期以春遊。滿望散心調攝，徐圖骨肉重圓。不滿月，而貢局司事忽裁十有五人，余係友中之友，遂亦散閒。芸始猶百計代余籌畫，強顏慰藉，未嘗稍涉怨尤。至癸亥仲春，血痰大發。余欲再至靖江，作將伯之呼。芸曰：「求親不如求友，」余曰：「此言雖是。奈友雖關切，現皆閒處，自願不遑。」芸曰：「幸天時已煖，前途可無阻雪之慮。願君速去速回，勿以病人爲念。君或體有不安，妾罪更重矣。」時已薪水不繼，余伴爲雇騾以安其心，實則囊餅徒步，且食且行，向東南，兩渡叉河，約八九十里，四望無村落。至更許，但見黃沙漠漠，明星閃閃，得土地祠，高約五尺許，環以短牆，植以雙柏。因向神叩首，祝曰：「蘇州沈某投親失路至此，欲假神祠一宿，幸神憐佑。」於是移小

石香爐於旁，以身探之，僅容半體，以風帽反戴掩面，坐半身於中，出膝於外，閉目靜聽，微風蕭蕭而已。足疲神倦，昏然睡去。及醒，東方已白，短牆外忽有步語聲。急出探視，蓋土人趕集經此也。問以途曰：「南行十里即泰興縣城，穿城向東南十里一土墩，過八墩，即靖江，皆康莊也。」余乃反身，移爐於原位，叩首作謝而行，過泰興，即有小車可附。申刻抵靖，投刺焉，良久，司閽者曰：「范爺因公往常州去矣。」察其辭色，似有推託。余詰之曰：「何日可歸？」曰：「不知也。」余曰：「雖一年亦將待之，」閽者會余意，私問曰：「公與范爺嫡郎舅耶？」余曰：「苟非嫡者，不待其歸矣，」閽者曰：「公姑待之。」越三日，乃以回靖告，共挪二十五金。雇騾急返。芸正形容慘變，咻咻涕泣。見余歸，卒然曰：「君知昨午阿雙捲逃乎？倩人大索，今猶不得。失物小事；人係伊母臨行再三交託，今若逃歸，中有大江之阻，已覺堪虞。倘其父母匿子圖詐，將奈之何？且有何顏見我盟姊！」余曰：「請勿急。卿慮過深矣。匿子圖詐，詐其富有也；我夫婦兩肩擔一口耳，况攜來半載授衣分食，從未稍加扑責，鄰里咸知。此實小奴喪良，乘危竊逃。華家盟姊贈以匪人，彼無顏見卿；卿何反謂無顏見彼耶？今當一而呈縣立案，以杜後患可也。」芸聞余言，意似稍釋；然自此夢中囁語時呼：「阿雙逃矣！」或呼：「惹何負我！」病勢日以增矣。余欲延醫診治。芸阻曰：「妾病始因弟亡母喪，悲痛過甚；繼爲情感，後由忿激。而不素又多過慮，滿望努力做一好媳婦，而不能得，以至頭眩怔忡，諸症畢備；所謂病入膏肓，良醫束手，請勿爲無益之費。憶妾唱隨二十三年，蒙君錯愛，百凡體恤，不以

頑劣見棄。知己如君，得婿如此，妾已此生無憾。若布衣媿，菜飯飽，一室雍雍，優游泉石，如滄浪亭蕭爽樓之虞境，真成烟火神仙矣。神仙幾世纔能修到，我輩何人敢望神仙耶？強而求之，致干造物之忌，卽有情魔之擾。總因君太多情，妾生薄命耳！」因又嗚咽而言曰：「人生百年，終歸一死。今中道相離，忽焉長別，不能終奉箕帚，目覩逢森娶婦，此心實覺耿耿。」言已，淚落如豆。余勉強慰之曰：「卿病八年，懣懣欲絕者屢矣。今何忽作斷腸語耶？」芸曰：「連日夢我父母放舟來接，閉目卽飄然上下，如行雲霧中，殆魂離而軀殼存乎？」余曰：「此神不收舍，脈以補劑，靜心調養，自能安痊。」芸又歛歔曰：「妾若稍有生機一線，斷不敢驚君聽聞。今冥路已近，苟再不言，言無日矣。君之不得親心，流離顛沛，皆由妾故。妾死則親心自可挽回，君亦可免牽挂。堂上春秋高矣，妾死，君宜早歸。如無力攜妾骸骨歸，不妨暫厝於此，待君將來可耳。願君另續德容兼備者以奉雙親，撫我遺子，妾亦瞑目矣！」言至此，痛腸欲裂，不覺慘然大慟。余曰：「果卿中道相捨，斷無再續之理。况曾經滄海難爲水，除却巫山不是雲耳。」芸乃執余手而更欲有言，僅斷續疊言「來世」二字。忽發喘，口噤，兩目瞪視。千呼萬喚已不能言。痛淚兩行，涔涔流溢。既而喘漸微，淚漸乾，一靈縹緲竟爾長逝。時嘉慶癸亥三月卅日也，當是時，孤燈一盞，舉目無親，兩手空拳，寸心欲碎。綿綿此恨，曷其有極！承吾友胡肯堂以千金爲助，餘盡室中所有，變賣一空，親爲成殮。嗚呼！芸一女流，具男子之襟懷才識。歸吾門後，余日奔走衣食，中饋缺乏，芸能纖悉不介意。及余家居，惟以文字相辯析而已。卒

之疾病顛連。賚恨以後，誰致之耶？余有負閨中良友，又何可勝道哉！奉勸世間夫婦，固不彼此相仇，亦不可過於情篤。語云：「恩必夫婦不到頭。」如余者，可作前車之鑒也。

回煞之期，俗傳是日：魂必隨煞而歸，故房中鋪設一如生前，且須鋪生前舊衣於床上，置舊鞋於床下，以待魂觀瞻顧。吳下相傳謂之「收眼光」。延羽士作法，先召於床而後遣之，謂之「接青」。邗江俗例，設酒餞於死者之室，一家盡出，謂之「避青」；以故有因避被竊者。芸娘嘗斯，房市因同居而出避鄰家，囑余亦設有遠避。余冀魂歸一見，姑漫應之。同鄉張禹門諫余曰：「因邪入邪，宜信其有，勿嘗試也。」余曰：「所以不避而待之者，正信其有也。」張曰：「回煞犯煞不利生人。夫人卽或魂歸，業已陰陽有間，竊恐欲見者無形可接，應避者反犯其鋒耳。」時余癡心不昧，強對曰：「死生有命。君果關切，伴我何如？」張曰：「我當於門外守之。君有異見，一呼卽入可也。」余乃張燈入臥，見鋪設宛然，而音容已杳，不禁心傷淚湧。又恐淚眼模糊，失所欲見，忍淚睜目，坐床而待。撫其所遺舊服，香澤猶存，不覺柔腸寸斷，冥然昏去。轉念待魂而來，何遽睡耶！開目四視，見席上雙燭青燄熒熒，縮光如豆，毛骨悚然，通體寒慄。因摩兩手擦額，細觸之，雙燄漸起高至尺許，紙裱頂格幾被所焚。余正得藉光四顧間，光忽又縮如前。此時心春股慄，欲呼守者進觀；而轉念，柔魂弱魄，恐爲盛陽所逼，悄呼芸名而祝之，滿室寂然，一無所見。既而燭焰復明，不復騰起矣。出告禹門，服余臆壯，不知余實一時情癡耳。

芸沒後。憶和靖「妻梅子鶴」語，自號梅逸。權葬芸於揚州西門外之金桂山，俗呼郝家

寶塔。買一棺之地，從遺言寄於此。樵木主還鄉，吾母亦爲悲悼。青君逢森歸來，痛哭成服。啓堂進言曰：「嚴君怒猶未息，兄宜仍往揚州。俟嚴君歸里，婉言勸解，再當專札相招。」余遂拜母別子女，痛哭一場；復至揚州，買畫度日。因得常哭於壽娘之墓，影單形隻，備極淒涼。且偶經故居，傷心慘目，重陽日，鄰塚皆黃，芸墓獨青。守墳者曰：「此好穴塋，故地氣旺也。」余暗祝曰：「秋風已緊，身尙衣單，卿若有靈，佑我圖得一館，度此殘年，以待家鄉信息。」未幾，江都幕客章馭菴先生欲回浙江葬親，倩余代庖三月得備禦寒之具。封篆出署，張禹門招寓其家。張亦失館，度歲艱難，商於余；即以餘貲廿金傾囊借之，且告曰：「此本留爲亡荆扶柩之費，一俟得有鄉音，償我可也。」是年卽寓張度歲。晨占夕卜，鄉音殊杳。至甲子三月接青君信，知吾父有病，卽欲歸蘇，又恐觸舊忿。正趙起觀望間，復接青君信，始痛悉吾父業已辭世，刺骨痛心，呼天莫及。無暇他計，卽星夜馳歸，觸首靈前，哀號流血。嗚呼！吾父一生辛苦，奔走於外，生余不肖，既少承歡膝下，又未侍藥床前，不孝之罪，何可道哉！吾母見余哭，曰：「汝何此日始歸耶？」余曰：「兒之歸，幸得青君孫女信也。」吾母目余弟婦，遂默然。余入幕守靈，至七終，無一人以家事告，以喪事商者，余自問人子之道已缺，故亦無顏詢問。一日，忽有人向索逋余，擊門饒舌。余出應曰：「欠債不還，固應催索。然吾父骨肉未寒，乘凶追呼，未免太甚。中有一人私謂余曰：『我等皆有人招之使來。公且避出，當向招我者索債也。』余曰：『我欠我債，公等速退！』皆唯唯而去。余因呼啓堂諭之曰：『兄雖不肖，並未作惡不端。

若言出嗣降服，從未得纖毫嗣產。此次奔喪歸來，本人子之道，豈爲爭產故耶？大丈夫貴乎自立，我既一身歸，仍以一身去耳！」言已，返身入幕，不覺大慟。叩辭吾母，走告青君，行將出走深山，求赤松子於世外矣。青君正勸阻間，友人夏南薰字淡安，夏逢泰字揖山兩昆季，尋蹤而至，抗聲諫余曰：「家庭若此，固堪動忿；但足下父死而母尚存，妻喪而子未立，乃竟飄然出世，於心安乎？」余曰：「然則如之何？」淡安曰：「奉屈暫居寒舍。聞石琢堂殿撰有告假回籍之信，盍俟其歸而往謁之，其必有以位置君也。」余曰：「凶喪未滿百日，兄等有老親在堂，恐多未便。」揖山曰：「愚兄弟之相邀亦家君意也。足下如執以爲不便，西鄰有禪寺，方丈僧與余交最善。足下設榻於寺中，何如？」余諾之。青君曰：「祖父所遺房產，不下三四千金，既已分毫不取；豈自己行囊亦捨去耶？我往取之，徑送禪寺父親處可也。」因是於行囊之外，轉得吾父所遺圖書，硯臺，筆筒數件。寺僧安置於大悲閣。閣南向，向東設神像。隔西首一間。設月窗，緊對佛龕，本爲作佛事者齋食之地，余卽設榻其中。臨門有關聖提刀立像，極威武。院中有銀杏一株，大三抱，蔭覆滿閣。夜靜風聲如吼。揖山常攜酒菓來對酌，曰：「足下一人獨處，夜深不寐，得無畏怖耶？」余曰：「僕一身坦直，胸無穢念，何怖之有？」居未幾，大雨傾盆，連宵達旦三十餘天。時慮銀杏折枝，壓梁傾屋，賴神默佑竟得無恙。而外之牆垣屋倒者不可勝計，近處田禾俱被漂沒。余則日與僧人作畫，不見不聞。七月初，天始霽，揖山僧人號壽癩有交易赴崇明，偕余往，代筆書券得二十金。歸，值吾父將安葬，啓堂命逢森向余曰：「叔因葬事之用

，欲贖一二十金。余擬傾囊與之。掛山不允，分劑其半。余卽攜青君先至墓所。葬既畢，仍返大悲閣。九月杪，掛山有田在東海永泰沙，又偕余往收其息。盤桓兩月，歸已殘冬，移寓其家雪鴻草堂度歲，真異姓骨肉也。

乙丑七月，琢堂始自都門回籍。琢堂名韞玉，字執如，琢堂其號也，與余爲總角交，乾隆庚戌殿元，出爲四川重慶守，白蓮教之亂，三年戎馬極著勞績。及歸，相見甚歡。旋於重九日，挈眷重赴四川重慶之任，邀余同往。余卽叩別吾母於九妹情陸尙吾家，蓋先君故居已屬他人矣。吾母囑曰：「汝弟不足恃，汝行須努力，重振家聲，全望汝也。」逢森送余至半途，忽淚落不已，因囑勿送而返。舟出京口，琢堂有舊交王惕夫孝廉在淮揚鹽署，遠道往晤，余與偕往，又得一顧芸娘之墓。返舟由長江湖流而上，一路遊覽名勝，至湖北之荊州，得陞潼關觀察之信，遂留余與其嗣君敦夫眷屬等、暫寓荊州。琢堂輕騎減從至重慶度歲，遂由成都歷棧道之任。丙寅二月，川眷始由水路往，至樊城登陸，途長費鉅，車重人多，斃馬折輪，備嘗辛苦。抵潼關甫三月，琢堂又陞山左廉訪；清風兩袖，眷屬不能偕行，暫借潼川書院作寓。十月杪始支山左廉俸，專人接眷，附有青君之書；駭悉逢森於四月間天亡，始憶前之送余墜淚者蓋父子永訣也。嗚呼！芸僅一子不能延其嗣續耶！琢堂聞之，亦爲之浩嘆，贈余一妾，重入春夢。從此擾擾攘攘，又不知夢醒何時耳。

卷四 浪游記快

余遊幕三十年來，天下所未到者，蜀中黔中與滇南耳，惜乎輪蹄徼逐處處隨人，山水怡情，雲煙過眼，不過領略其大概，不能探僻尋幽也。余凡事喜獨出己見，不屑隨人是非，卽論詩品畫，莫不存人珍我棄。人棄我取之意；故名勝所在貴乎心得，有名勝而不覺其佳者，有非名勝而自以爲妙者。聊以平生所歷者記之。

余年十五時，吾父稼夫公館於山陰趙明府幕中，有趙省齋先生名傳者，杭之宿儒也，趙明府延教其子，吾父命余亦拜投門下。暇日出遊，得至吼山，離城約十餘里，不通陸路，近山見一石洞，上有片石橫裂欲墮，卽從其下蕩舟入，豁然空其中，四面皆峭壁，俗名之曰水園。臨流建石閣五椽，對面石壁有「觀魚躍」三字。水深不測，相傳有巨鱗潛伏。余投餌試之，僅見不盈尺者出而接食焉。閣後有道通旱園，拳石亂轟，有橫闊如掌者，有柱石平其頂而上加大石者，鑿痕猶在一無可取。遊覽既畢，宴於水閣，命從者放爆竹，轟然一響，萬山齊應，如聞霹靂聲。此幼時快遊之始。惜乎蘭亭禹隆未能一到，至今以爲憾。

至山陰之明年，先生以親老不游，設帳於家。余遂從至杭，西湖之勝因得暢遊。結搆之妙，予以龍井爲最，小有天園次之。石取天竺之飛來峯，城隍山之瑞石古洞。水取玉泉，以水清多魚，有活潑趣也。大約至不堪者。葛嶺之瑪瑙寺。其餘湖心亭。六一泉諸景，各有妙處，不能盡述；然皆不脫脂粉氣，反不如小靜室之幽僻，雅近天然。蘇小墓在西泠橋側

，土人指示。初僅半坵黃土而已。乾隆庚子。聖駕南巡曾一詢及。甲辰春，復舉南巡盛典，則蘇小墓已石築其墳，作八角形，上立一而，大書曰「錢塘蘇小小之墓。」從此弔古騷人，不須徘徊探訪矣！余思古來烈魄貞魂，堙沒不傳者，固不可勝數，即傳而不久者亦不爲少；小小一名妓耳，自南齊至今，盡人而知之，此殆靈氣所鍾，爲湖山點綴耶？橋北數武，有崇文書院，余曾與同學趙緝之投考其中。時值長夏，起極早，出錢塘門，過昭慶寺，上斷橋，坐石闌上。旭日將昇，朝霞映於柳外，盡能極妍。白蓮香裏，清風徐來，令人心骨皆清。步至書院，題猶未出也。午後繳卷，偕緝之納涼于紫雲洞，大可容數十人，石簾上透日光。有人設短几矮凳，賣酒于此。解衣小酌，嘗鹿脯甚妙，佐以鮮菱雪藕。微酣，出洞。緝之曰：「上有朝陽臺頗高曠，盍往一遊？」余亦興發，奮勇登其巔，覺西湖如鏡，杭城如丸，錢塘江如帶，極目可數百里，此生平第一大觀也。坐良久，陽烏將落，相攜下山，南屏晚鐘動矣。韜光雲棲路遠未到。其紅門局之梅花，姑姑廟之鐵樹，不過爾爾。紫陽洞予以爲必不可觀，而訪尋得之，洞口僅容一指，涓涓流水而已。相傳中有洞天，恨不能抉門而入。清明日，先生春祭掃墓，挈余同遊。墓在東嶽。是鄉多竹，墳丁掘未出土之毛筍，形如梨而尖，作羹供客。余甘之，盡其兩碗。先生曰：「噫！是雖味美而尅心血，宜多食肉以解之。」余素不貧屠門之囑，至是飯量且因筍而減。歸途覺煩燥，唇舌幾裂。過石屋洞不甚可觀。水樂洞峭壁多藤蘿，入洞斗室，有泉流甚急，其聲琅琅。池廣僅三尺，深五寸許，不溢亦不竭。余俯流就飲，煩燥頓解。洞外二小亭，坐其中可聽泉聲。衲子請觀

萬年缸。缸在香積廚，形甚巨，以竹引泉灌其內，聽其滿溢，年久結苔厚尺許，冬日不冰，故不損也。

辛丑秋八月，吾父病瘥返里，寒索火，熱索冰。余諫不聽，竟轉傷寒，病勢日重。余侍奉湯藥，晝夜不交睫者幾一月。吾婦芸娘亦大病，懶灑在牀。心境惡劣，莫可名狀。吾父呼余囑之曰：「我病恐不起。汝守數本書，終非餬口計。我託汝于盟弟蔣思齋，仍繼吾業可耳。」越日思齋來，卽于榻前命拜爲師。未幾，得名醫徐觀蓮先生診治，父病漸痊；芸亦得徐力起床。而余則從此習幕矣。此非快事，何記於此？曰：此拋書浪遊之始，故記之。

思齋先生名襄。是年冬，卽相隨習幕於奉賢官舍。有同習幕者，顧姓名金鑑字鴻干，號紫霞，亦蘇州人也，爲人慷慨剛毅，直諒不阿。長余一歲，呼之爲兄。鴻干毅然呼余爲弟，傾心相友。此余第一知交也。惜以二十二歲卒，余卽落落寡交。今年且四十有六矣，茫茫滄海，不知此生再遇知己如鴻干者否？憶與鴻干訂交，襟懷高曠，時與山居之想。重九日，余與鴻干俱在蘇。有前輩王小俠與吾父稼夫公喚女伶演劇，宴客吾家。余患其擾，先一日約鴻干赴寒山登高，藉訪他日結廬之地。芸爲整理小酒榼。越日天將曉，鴻干已登門相邀，遂攜榼出胥門，入麴肆，各飽食。渡胥江，步至橫塘菜市橋，雇一葉扁舟到山，日猶未午。舟子頗循良，令其糴米煮飯。余兩人上岸，先至中峯寺。寺在支剎古刹之南，循道而上。寺藏深樹，山門寂靜，地僻僧閑，見余兩人不衫不履，不甚接待。余等志不在此。

未深入。歸舟飯已熟。飯畢，舟子攜棹相隨，囑其子守船。由寒山至高義園之白雲精舍。軒臨峭壁，下鑿小池，圍以石樹，一泓秋水。厓懸薛荔，牆稿莓苔。坐軒下，惟聞落葉蕭蕭，悄無人跡。出門有一亭，囑舟子坐此相候。余兩人從石罅中入，名一線天，循級盤旋直造其巔，曰上白雲。有菴已坍塌，存一危樓，僅可遠眺。小憩片刻，即相扶而下。舟子曰：「登高忘攜酒榼矣。」鴻干曰：「我等之遊，欲覓偕隱地耳，非專爲登高也。」舟子曰：「離此南行二三里，上長沙村，多人家，有隙地。我有表戚范姓居是村，盍往一遊？」余喜曰：「此明末徐俟齊先生隱居處也。有園開極幽雅，從未一遊。」於是舟子導往。村在兩山夾道中，園依山而無石，老樹多極紆迴盤鬱之勢。亭榭牕欄盡從樸素，竹籬弗舍，不媿隱者之居。中有皂莢亭，樹大可兩抱。余所歷園亭，此爲第一。園左有山，俗呼雞籠山，山峯直豎，上加大石，如杭城之瑞石古洞，而不及其玲瓏。旁一青石如榻，鴻干臥其上曰：「此處仰觀峯嶺，俯視園亭，既曠且幽，可以開樽矣。」因拉舟子同飲，或歌或嘯，大暢胸懷。土人知余等覓地而來，誤以爲堪輿，以某處有好風水相告。鴻干曰：「但期合意，不論風水。」豈意竟成讖語！酒瓶既罄，各采野菊插滿兩鬢。歸舟日已將沒，更許抵家，客猶未散。芸私余告曰：「女傭中有蘭官者，端莊可取。」余假傳母命呼之入內，握其腕而視之，果豐頤白膩。余顧芸曰：「美則美矣，終嫌名不稱實。」芸曰：「肥者有福相。」余曰：「馬嵬之禍，玉環之福安在？」芸以他辭遣之出，謂余曰：「今日君又大醉耶？」余乃歷述所遊，芸亦神往者久之。

癸卯春，余從思齋先生就維揚之聘，始見金焦面目。金山宜遠觀，焦山宜近視，惜余往來其間未嘗登眺。渡江而北，漁洋所謂「綠楊城郭是揚州」一語，已活現矣。平山堂離城約三四里，行其途有八九里。雖全是人功，而奇思幻想，點綴天然，卽閶范瑤池，瓊樓玉宇，諒不過此，其妙處在十餘家之園亭會而爲一，聯絡至山，氣勢俱貫。其最難位置處出城入景，有一里許緊沿城郭。夫城綴于曠遠重山間，方可入畫，園林有此，蠢笨絕倫。而觀其或亭或臺，或牆或石，或竹或樹，半隱半露間，使遊人不覺其觸目；此非胸有丘壑者斷難下手。城盡以虹園爲首。折而向北，有石梁曰虹橋。不知園以橋名乎？橋以園名乎？蕩舟過，曰「長隄春柳」。此景點綴城脚而綴于此，更見佈置之妙。再折而西，疊土立廟，曰小金山。有此一擋，更覺氣勢緊湊，亦非俗筆。聞此地本沙土，屢築不成。用木排若干層疊加土，費數萬金乃成，若非商家，烏能如是。過此有勝概樓，年年觀競渡于此，而較寬，南北跨一蓮花橋。橋門通八面，橋面設五亭，揚人呼爲「四盤一煖鍋」。此思河力竭爲之，不甚可取。橋南有蓮心寺。寺中突起喇嘛白塔，金頂纓絡高聳雲霄，殿角紅窮牆松柏掩映，鐘磬時聞；此天下園亭所未有者。過橋見三層高閣，畫棟飛檐五采絢爛，壘以太湖石，圍以白石欄，名曰五雲多處；如作文中間之大結構也。過此名蜀岡朝旭，平坦無奇，且屬附會。將及山，河面漸束，堆土已植樹，作四五曲；似已山窮水盡，而忽豁然開朗，平山之萬松林已列于前矣。平山堂爲歐陽文忠公所書。所謂淮東第五泉，真者在假山石洞中，不過一井耳，味與天泉同；其荷亭中之六孔鐵井欄者，乃係假設，水不堪飲。

九峯園另在南門幽靜處，別饒天趣；余以爲諸園之冠。康山未到，不識如何。此皆言其大概，其工巧處，精美處，不能盡述。大約宜豔妝美人目之，不可作浣紗溪上觀也。余適恭逢南巡盛典，各工告竣，敬演點綴，因得暢其大觀，亦人生難遇者也。

甲辰之春，余隨侍吾父于吳江何明府幕中，與山陰章蘋江武林章映牧，茗溪顧靄泉諸公同事。恭辦南斗圩行宮，得第二次瞻仰天顏。一日，天將晚矣，忽動歸興。有辦差小快船，雙艙兩槳，于太湖飛棹疾馳，吳俗呼爲「出水轆頭」，轉瞬已至吳門橋；卽跨鶴騰空，無此神爽。抵家晚餐未熟也。吾鄉素尙繁華，至此日之爭奇奪勝，較昔尤奢。燈彩眩眸，笙歌聒耳，古人所謂「畫棟雕甍」，「珠簾繡幕」，「玉蘭干」，「錦步障」，「不雷過之」。余爲友人東拉西扯，助其插花結彩。閑則呼朋引類，劇飲狂歌，暢懷遊覽。少年豪興，不倦不疲。苟生于盛世而仍居僻壤，安得此遊觀哉！

是年，何明府因事被議，吾父卽就海甯王明府之聘。嘉興有劉蕙階者長齋佞佛，來拜吾父。其家在煙雨樓側，一閣臨湖曰水月居，其誦經處也，潔淨如僧舍。煙雨樓在鏡湖之中，四岸皆綠楊，惜無多竹，有平臺可遠眺。漁舟星列，漠漠平波，似宜月夜。柁子備素齋甚佳。至海甯，與白門史心月，山陰俞午橋同事。心月一子名燭衡，澄靜緘默，彬彬儒雅，與余莫逆；此生平第二知心交也，惜萍水相逢，聚首無多日耳。遊陳氏安瀾園，地占百畝；重樓複閣，夾道迴廊。池葦廣，橋作六曲形，石滿藤蘿，鑿痕全掩，古木千章，皆有參天之勢，鳥啼花落如入深山。此人功而歸于天然者，余所歷平地之假石園亭，此爲第一

會於桂花樓中張宴，諸味盡爲花氣所奪，雜醬薑不味變。薑桂之性，老而愈辣，以喻忠節之臣，洵不虛也。出南門，卽大海，一日兩潮，如萬丈銀隄破海而過。船有迎潮者，潮至，反棹相向。于船頭設一木招，狀如長柄大刀。招一捺，潮卽分破，船卽隨招而入。俄頃始浮起，撥轉船頭隨潮而去，頃刻百里。塘上有塔院，中秋夜曾隨吾父視潮于此，循塘東約三十里，名尖山，一峯突起，撲入海中，山頂有閣，匾曰「海闊天空」，一望無際，但見怒濤接天而已。

余年二十有五，應徽州績谿克明府之招。由武林下一江山船，「過富春山，登子陵釣臺。臺在山腰，一峯突起，離水十餘丈。豈漢時之水，竟與峯齊耶？月夜泊界口，有巡檢署，山高月小，水落石出，此景宛然。黃山僅見其脚，惜未一瞻面目。績溪城處于萬山之中，彈丸小邑，民情淳樸。近城有石鏡山。由山彎中曲折一里許，懸崖急湍濕翠欲滴；漸高，至山腰，有一方石亭，四面皆陡壁。亭左右削如屏，青色，光潤可鑑人形。俗傳能照前生：黃巢至此，照爲猿猴形，縱火焚之故不復現。離城十里有火雲洞天，石紋盤結，凹凸巉巖，如白鶴黃樵筆意，有雜亂無章，洞石皆深綠色。傍有一庵甚幽靜。鹽商程虛谷曾招遊，設宴於此。席中有肉饅頭，小沙彌眈眈旁視，授以四枚，臨行以番銀二圓爲酬。山僧不識，推不受。告以一枚可易青錢七百餘文。僧以近無易處，仍不受，乃攢湊青蚨六百文付之，始欣然作謝。他日余邀同人攜榼再往。老僧囑曰：「曩者小徒不知食何物而腹瀉，今勿再與。」可知藜藿之腹，不受肉味，良可歎也。余謂同人曰：「作和尚者必居此等僻

地，終身不見不聞，或可修真養靜。若吾鄉之虎邱山，終日目所見者妖童豔妓，耳所聽者絃索笙歌，鼻所聞者佳餚美酒，安得身如枯木，心如死灰哉！」又去城三十里，名曰仁里，有花果會，十二年一舉，每舉各出盆花爲賽。余在績溪適逢其會，欣然欲往，苦無驢馬，乃教以斷竹爲扛，縛椅爲轎，雇人肩之而去。同游者惟同事許策廷，見者無不訝笑。至其地，有廟，不知供何神。廟前曠處高搭戲臺，畫梁方柱，極其巍煥，近視則紙紮彩畫抹以油漆者。鑼聲忽至，四人擡對燭大如斷柱，八人擡一猪大若牯牛，蓋公養二十年始幸以獻神。策廷笑曰：「猪固壽長神亦齒利；我若爲神，烏能享此。」余曰：「亦足見其愚誠也。」入廟，殿廊軒院所設花果盆玩，並不剪枝拗節，盡以蒼老古怪爲佳，大半皆黃山松。既而開場演劇，人如潮湧而至，余與策廷遂避去。未兩載，余與同事不合，拂衣歸里。

余自績溪之遊，見熱鬧場中卑鄙之狀不堪入目，因易儒爲賈。余有姑丈袁萬九，在盤谿之仙人塘作釀酒生涯。余與施心畹附資合夥。袁酒本海販。不一載，值臺灣林爽文之亂，海道阻隔，貨積本折。不得已仍爲馮婦。館江北四年，一無快遊可記。迨居蕭爽樓，正作煙火神仙。有表妹倩徐秀峯自粵東歸，見余閒居，慨然曰：「足下待露有墨，筆耕而炊，終非久計。盍借我作嶺南遊，當不僅獲蠅頭利也。」芸亦勸余曰：「乘此老親尙健，子尙壯年，與其商柴計米而尋懽，不如一勞而永逸。」余乃商諸交遊者，集資作本。芸亦自辦繡貨，及嶺南所無之蘇酒醉蟹等物。稟知堂上，于小春十日，偕秀峯由東壩出蕪湖口。長江初歷，大暢襟懷。每晚，舟泊後，必小酌船頭。見捕魚者罾罾不滿三尺，孔大約有四寸，

鐵籠四角似取易沈。余笑曰：「聖人之教，雖曰：『器不用數，』而如此之大孔小爲，豈能有獲？」秀峯曰：「此專爲網鯁魚設也。」見其繫以長綆，忽起忽落，似探魚之有無。未幾，忽挽出水，已有鯁魚枷罣孔而起矣。余始喟然曰：「可知一己之見，未可測其奧妙！」

一日，見江心中一峯突起，四無依倚。秀峯曰：「此小孤山也。」霜林中，殿閣參差，乘風徑過，惜未一遊，至滕王閣，猶吾蘇府學之尊經閣移于胥門之大馬頭，王子安序中所云不足信也。卽于閣下換高尾昆首船，名「三板子。」由贛關至南安登陸，值余三十誕辰，秀峯備麵爲壽。越日過大庾嶺，山巔一亭，匾曰：「舉頭日近，」言其高也。山頭分爲二。兩邊峭壁，中留一道如石巷。口列兩碑：一曰「急流勇退，」一曰「得意不可再往。」

山頂有梅將軍祠，未考爲何朝人。所謂嶺上梅花，並無一樹，意者以梅將軍，得名梅嶺耶？余所帶送禮盆梅，至此將交臘月，已花落而葉黃矣。過嶺出口，山川風物，便覺頓殊。嶺西一山，石竅玲瓏，已忘其名，輿夫曰：「中有仙人牀榻。」忽忽竟過。以未得遊爲恨。至南雄，雇老龍船。過佛山鎮，見人家牆頂多列盆花，葉如冬青，花如牡丹，有大紅粉白粉紅三種，蓋山茶花也。臘月望始抵省城，寓靖海門內，賃王姓臨街樓屋三椽。秀峯貨物皆銷與當道，余亦隨其開單拜客。卽有配禮者，絡繹取貨，不旬日而貨物已盡。除夕蚊聲如雷，歲朝賀節有棉袍紗套者，不維氣候迥別，卽土著人物同一五官，而神情迥異。正月既望有。署中同鄉三友拉余游河觀妓，名曰「打水圍。」妓名「老舉。」于是同出靖海門，下小艇，如剖分之半蛋而加簾焉。先至沙面，妓船名花艇，皆對頭分排，中留水巷，以

通小艇往來。每幫約一二十號，橫木綁定以防海風。兩船之間釘以木椿，套以藤圈，以便隨潮長落。鴛兒呼爲梳頭婆，頭用銀絲爲架，高約四寸許，空其中而蟠髮於外，以長耳挖插一朵花於鬢，身披元青短襖，著元青長褲，管拖脚背，腰束汗巾或紅或綠；赤足撒蹠式如梨園旦脚；登其艇卽躬身笑迎，奉韓入艙。旁列椅机，中設大炕，一門通艙後。婦呼有客，卽開屢聲雜沓而出，有挽髻者，有盤辮者，傅粉如粉牆，搽脂如榴火；或紅襖綠褲，或綠襖紅褲；有耆短襪而攪繡花蝴蝶履者，有赤足而套銀脚錫者，或蹲於炕，或倚於門，雙瞳閃閃一言不發。余顧秀峯曰：「此何爲者也？」秀峯曰：「目成之後，招之始相就耳。」余試招之，果卽懂容至前，袖出檳榔爲敬。入口大嚼，澀不可耐，急吐之，以紙擦脣，其吐如血。合艇皆大笑。又至軍工廠，妝束亦相等，維長幼皆能琵琶幼已。與之言。對曰「咪？」「咪」者何也。余曰：「少不入廣者以其銷魂耳，若此野妝蠻語誰爲動心哉。」一友曰：「潮幫妝束如仙，可往一遊。」至其幫，排舟亦如沙面。有著名鴛兒素娘者，妝束如花鼓婦。其粉頭衣皆長領，頸套項鎖，前髮齊眉，後髮垂肩，中挽一髻似丫髻，裹足者著裙，不裹足者短襪，亦著蝴蝶履，長拖褲管，語音可辨；而余終嫌爲異服，興趣索然。秀峯曰：「靖海門對渡有揚幫，皆吳妝。君往，必有合意者。」一友曰：「所謂揚幫者，僅一鴛兒，呼曰：『邵寡婦』，攜一媳曰大姑，係來自揚州；餘皆湖廣江西人也。」因至揚幫，對面兩排僅十餘艇。其中人物皆雲鬢霧鬢，脂粉薄施，闊袖長裙。語音了了。所謂邵寡婦者，慇懃相接。遂有一友另喚酒船，大者曰「瓊樓」，小者曰「沙姑艇」，作東道相邀，請余擇妓。余擇一雛年者，身材狀貌

有類余婦芸娘，而足極尖細。名喜兒。秀峯喚一妓名翠姑。餘皆各有舊交。艇放中流，開懷暢飲，至更許；余恐不能自持，堅欲回寓，而城已下鑰久矣。蓋海疆之城，日落即閉，余不知也，及終席，有臥而吃鴉片煙者，有擁妓而調笑者。伴頭各送衾枕至，行將連床開鋪。余暗詢喜兒，「汝本艇可臥否？」對曰：「有療可居，未知有客否也。」（療者，船頂之樓。）余曰：「你往探之。」招小艇渡一邵船，但見合幫燈火相對如長廊。療適無客。鴉兒笑迎，曰：「我知今日貴客來，故留療以相待也。」余笑曰：「姥真荷葉下仙人哉！」遂有伴頭移燭相引，由輪後，梯而登，宛如斗室，旁一長榻，几案俱備。揭帘再進，即在頭輪之頂，床亦旁設，中間方窗嵌以玻璃，不火而光滿一室，蓋對船之燈光也。衾帳鏡奩，頗極華美。喜兒曰：「從臺可以望月。」即在梯門之上，疊開一窗，蛇行而出，即後梢之頂也。三面皆設短欄，一輪明月，水闊天空，縱橫亂葉浮水者酒船也，閃爍如繁星列天者酒船之燈也；更有小艇梭織往來，笙歌絃索之聲雜以長潮之沸，令人情爲之移。余曰：「少不入廣，」當在斯矣！「惜余婦芸娘不能偕遊至此。回顧喜兒，月下依稀相似，因挽之下臺，息燭而臥。天將曉，秀峯等已闕然至。余披衣起迎，皆責以昨晚之逃。余曰：「無他，恐公等掀衾揭帳耳。」遂同歸寓。越數日，偕秀峯游海珠寺。寺在水中，圍牆若城，四周離水五尺許，有洞，設大炮以防海寇。潮長潮落，隨水浮沉，不覺炮門之或高或下，亦物理之不可測者。十三洋行在幽蘭門之西，結構與洋畫同。對渡名花地，花木甚繁，廣州賣花處也。余自以爲無花不識，至此僅識十之六七，詢其名有羣芳譜所未載者，或

土音之不同歟。齋珠寺規模極大，山門內植榕樹，大可十餘抱，陰濃如蓋，秋冬不凋，皆以鐵梨木爲之。有菩提樹，柱檻窗闌其葉似柿，浸水去皮，肉筋細如蟬翼紗，可裱小冊寫經。歸途訪喜兒於花艇，適翠喜二妓俱無客。茶罷欲行，挽留再三。余所屬意在療，而其媳大姑已有酒客在上。因謂邵搗兒曰：「若可同往寓中，則不妨一敘。」邵曰：「可。」秀峯先歸，囑從者整理酒榼。余携翠喜至寓。正談笑間，適郡署王懋老不期而來，挽之同飲。酒將沾脣，忽聞樓下人聲嘈雜，似有上樓之勢。蓋房東一姪素無賴，知余招妓，引故人圖詐耳。秀峯怨曰：「此皆三白一時高興，不合我亦從之。」曰：「事已至此，應速思退兵之計，非門口時也。」懋老曰：「我當先下說之。」余卽喚僕速雇兩轎，先脫兩妓。再圖出城之策。聞懋老說之不退，亦不上樓。兩轎已備，余僕手足敏捷，令其向前開路。秀挽翠姑繼之，余挽喜兒於後，一闕而下。秀峯翠姑得僕力，已出門去。喜兒爲橫手所拏。余急起腿中其臂，手一鬆而喜兒脫去，余亦乘勢脫身出。余僕猶守於門，以防追搶。急誑之曰：「見喜兒否？」僕曰：「翠姑已乘轎去。喜娘但見其出，未見其乘轎也。」余急燃炬，見空轎猶在路旁。急追至靖海門，見秀峯侍翠轎而立。又問之。對曰：「或應投東，而反奔西矣。」急反身過寓十餘家，聞暗處有喚余者，燭之，喜兒也；遂納之轎，肩而行。秀峯亦奔至，曰：「幽蘭門有水竇可出，已託人賄之啓鑰。翠姑去矣，喜兒速往！」余曰：「君速回寓退兵。翠喜交我。」至水竇邊，果已啓鑰。翠先在。余遂左掖喜，右挽翠折腰鵲步，踉蹌出竇。天適微雨，路滑如油。至河干沙面，笙歌正盛。小艇有譏翠姑者

招呼登舟。始見喜兒首如飛蓬。釵環俱無有。余曰：「被搶去耶？」喜兒笑曰：「聞此皆赤金，阿母物也。妾於下樓時已除去，藏於囊中。若被搶去，累君賠償耶。」余聞言，心甚德之：令其重整釵環，勿告阿母，托言寓所人雜：故仍歸舟耳。翠姑如言告母，并曰：「酒菜已飽，備粥可也。」時廢上酒客已去。邵搗兒命翠亦陪余登廢。見兩對繡鞋泥汗已透。三人共粥，聊以充飢。剪燭絮談，始悉翠籍湖南；喜亦豫產，本姓歐陽，父亡母離，爲惡叔所賣。翠姑告以迎新送舊之苦，心不歡必強笑，酒不勝必強飲，身不快必強陪，喉不爽必強歌；更有乖張其性者，稍不合意，卽擲酒翻案大聲辱罵，假母不察反言接待不周；又有惡客徹夜蹂躪，不堪其擾。喜兒年輕初到，母猶惜之，不覺淚隨言落。喜兒亦黯然涕泣。余乃挽喜入懷，撫慰之。囑翠姑臥於外榻，蓋因秀峯交也。自此或十日或五日，必遣人來邀。喜或自放小艇，親至河干迎接。余每去，必偕秀峯，不邀他客，不另放艇。每夕之歡，番銀四圓而已。峯秀今翠明紅，俗謂之跳槽，甚至一招兩妓。余則惟喜兒一人。偶獨往，或小酌於平臺，或清談於廢內，不令唱歌，不强多飲，溫存體恤，一艇怡然。鄰妓皆羨之。有空閑無客者，知余在廢，必來相訪。合幫之妓無一不識。每上其艇，呼余聲不絕。余亦左顧右盼應接不暇，此雖揮霍萬金所不能致者。余四月在彼處共費百餘金，得嘗荔枝鮮果，亦生平快事。後搗兒欲索五百金，強余納喜。余患其擾，遂圖歸計。秀峯迷戀於此，因勸其購一妾，仍由原路返吳。明年秀峯再往，吾父不准偕游，遂就青浦楊明府之聘。及秀峯歸，述及喜兒因余不往，幾尋短見。噫！「半年一覺揚封夢，贏得花船薄倖名」矣！

余自粵東歸來，館青浦兩載，無快游可述。未幾，芸愍相遇，物議沸騰。芸以憤激致病。余與程墨安設一書畫鋪於家門之側，聊佐湯藥之需。中秋後二日，有吳雲毛客偕憶香王星爛邀余遊西山小靜室。余適腕底無閒，囑其先往。吳曰：「子能出城，明午當在山前水踏橋之來鶴菴相候。」余諾之。越日，留程守鋪。余獨步出閭門，至山前，過水踏橋，循由田塍而西，見一菴南向，門帶清流。剝喙問之。應曰：「客何來？」余告之。笑曰：「此得雲也。客不見匾額乎？來鶴已過矣！」余曰：「自橋至此，未見有菴。」其人回指曰：「客不見土牆中森森多竹者，卽是也。」余乃返至牆下，小門深閉。門隙窺之，短籬曲徑，綠竹猗猗，寂不聞人語聲。叩之，亦無應者。一人過，曰：「牆穴有石，敲門具也。」余試連擊，果有小沙彌出應。余卽循徑入，過小石橋，向西一折，始見山門，懸黑漆額粉書來鶴二字，後有長跋，不暇細觀。入門經韋陀殿，上下光潔纖塵不染，知爲好靜室。忽見左廊又一小沙彌奉壺出。余大聲呼問。卽聞室內星爛笑曰：「何如？我謂三白決不失信也。」旋見雲客出迎，曰：「候君早膳，何來之遲？」一僧繼其後，向余稽首，向知爲竹逸和尚。入其室，僅小屋三椽，額曰桂軒。庭中雙桂盛開。星爛憶香羣起嚷曰：「來遲罰三杯！」席上，董素精潔，酒則黃白俱備。余問曰：「公等遊幾處矣？」雲客曰：「昨來日晚，今晨僅到得雲河亭耳。」歡飲良久，飯畢，仍自得雲河亭共遊八九處，至華山而止，各有佳處不能盡述。華山之頂有蓮花峯，以時欲暮，期以後遊。桂花之盛至此爲最。就花下飲清茗之甌，卽乘山輿，徑回來鶴。桂軒之東，另有臨潔小閣，已歪盤羅列。竹逸寒言

靜坐，而好客善飲。始則折桂催花，繼則每人一令，二鼓始罷。余曰：「今夜月色甚佳，卽此酣臥，未免有負清光何處得高曠地，一玩月色，庶不虛此良夜也！」竹逸曰：「放鶴亭可登也。」雲客曰：「星爛抱得琴來，未聞絕調，到彼一彈何如？」乃偕往，但見木屋香裏，一路霜林，月下長空，萬籟俱寂。星爛彈「梅花三弄」，飄飄欲仙。憶香亦興發，袖出鐵笛，嗚嗚而吹之。雲客曰：「今夜石湖看月者，誰能如吾輩之樂哉？」蓋吾蘇八月十八日石湖行春橋下，有看串月勝會，游船排擠，徹夜笙歌，名雖看月，實則挾妓鬪飲而已。未幾，月落霜寒，輿闌歸臥。明晨，雲客謂衆曰：「此地有無隱菴極幽僻，君等有到過者否？」咸對曰：「無論未到，并未嘗聞也。」竹逸曰：「無隱四面百山，其地甚僻，僧不能久居。向年曾一至，已坍塌，自尺木彭居士重修後，未嘗往焉。今猶依稀識之。如欲往遊，請爲前導。」憶香曰：「楞復去耶？」竹逸笑曰：「已備素麵矣。再令道人攜酒盒相從也。」麵畢，步行而往。過高義園，雲客欲往白雲精舍。入門就坐，一僧徐步出，向雲客拱手，曰：「違教兩月。城中有何新聞？撫軍在轅否？」憶香忽起，曰：「禿！」拂袖徑出。余與星爛忍笑隨之。雲客竹逸酬答數語，亦辭出。高義園卽范文正公墓。百雲精舍在其旁。一軒而壁，上懸藤蘿，下鑿一潭廣丈許，一泓清碧，有金鱗游泳其中，名曰鉢盂泉。竹爐茶灶，位置極幽。軒後於萬綠叢中，可瞰范園之概，惜柄子俗不堪久坐耳。是時由土沙村過雞籠山，卽余與鴻干登高處也。風物依然，鴻干已死，不勝今昔之感！正惆悵間，忽流泉阻路不得進。有三五村童掘菌子於亂草中，探頭而笑，似訝多人之至此者。詢

以無隱路。對曰：「前途水大不可行。請返數武，南有小徑，度嶺可達。」從其言。度嶺南行里許，漸覺竹樹叢雜，四山環繞，徑滿綠茵，已無人跡。竹逸徘徊四顧，曰：「似在斯而徑不可辨，奈何？」余乃蹲路細矚，於千竿徑中隱隱見亂石牆舍，徑撥叢竹間，橫穿入覓之，始得一門，曰：「無隱禪院，某年月日南園老人彭某重修。」衆喜，曰：「非君則武陵源矣！」山門緊閉，敲良久，無應者。忽旁開一門，呀然有聲，一鶉衣少年出，面有菜色，足無完履，問曰：「客何爲者？」竹逸稽首曰：「慕此幽靜，特來瞻仰。」少年曰：「如此窮山，僧散無人接待，請覓他遊。」言已，閉門欲進。雲客急止之，許以啓門放遊，必當酬謝。少年笑曰：「茶葉俱無，恐慢客耳，豈望酬耶？」山門一啓，卽見佛面，金光與綠陰相映，庭階石礎，苔積如繡。殿後臺級如牆，石闌繞之。循臺而西，有石形如饅頭，高二丈許，細竹環其趾。再西折北，由斜廊躡級而登。客堂三楹，緊對大石。石下鑿一小月池，清泉一派，茶藻交橫。堂東卽正殿。殿左西向爲僧房廚灶。殿後臨峭壁，樹雜陰濃，仰不見天。星爛力疲，就池邊小憩。余從之。將啓盃小酌。忽聞憶香音在樹杪，呼曰：「三白速來！此間有妙境。」仰而視之，不見其人，因與星爛循聲覓之。由東廂出一小門。折北，有石磴如梯約數十級；於竹塢中瞥見一樓。又梯而上，八窗洞然，額曰飛雲閣。四山抱列如城，缺西南一角，遙見一水浸天，風帆隱隱，卽太湖也。倚窗俯視，風動竹梢如翻麥浪。憶香曰：「何如？」余曰：「此妙境也。」忽又聞雲客于樓西呼曰：「憶香速來！此地更有妙境。」因又下樓，折而西，十餘級，忽豁然開朗，平坦如臺。度其地

已在殿後巖壁之上，殘碑缺礎尙存，蓋亦昔日之殿基也。週望環山，輒聞更暢。憶香對太湖長嘯一聲，則羣山齊應。乃席地開樽，忽愁枵腹。少年欲烹焦飯代茶，隨令改茶爲粥。邀與同啖。詢其何以冷落至此？曰：「四無居鄰，夜多暴客。積糧時來強竊，卽植蔬菓亦半爲樵子所有。此爲崇寧寺下院，長廚中月送飯乾一石，鹽菜一罈而已。某爲彭姓裔，暫居看守，行將歸去，不久當無人跡矣。」雲客謝以番銀一圓。返至來鶴，買舟而歸。余繪無隱圖一幅，以贈竹逸，誌快遊也。

是年冬，余爲友人作中保所累，家庭失歡，寄居錫山華氏。明年春將之維揚，而短於資。有故人韓春泉在上洋幕府，因往訪焉。衣敝履穿，不堪入署，投札約晤於郡廟園亭中。及出見，知余愁苦，慨助十金。園爲洋商捐施而成，極爲闊大，惜點綴各景雜亂無章，後疊山石亦無起伏照應。歸途忽思虞山之勝，適有便舟附之。時常春仲，桃李爭妍，逆旅行蹤，苦無伴侶。乃懷青銅三百，信步至虞山書院。牆外仰矚，見叢樹交花，嬌紅稚綠，傍水依山，極饒幽趣。惜不得其門而入，問途以往，遇設篷淪茗者就之。烹碧羅春，飲之極佳。詢虞山何處最勝，一遊者曰：「從此出西關，近劍門，亦虞山最佳處也。君欲往，請爲前導。」余欣然從之。出西門，循山脚，高底約數里，漸見山岸屹立，石作橫紋。至則二山中分，兩壁凹凸，高數十仞。近而仰視，勢將傾墮。其人曰：「相傳上有洞府，多仙境，惜無徑可登。」余興發，挽袖捲衣，猿攀而上，直造其巔。所謂洞府者，深僅丈許，上有石罅洞然見天。俯首下視，駭歎欲墮。乃以腹面壁，依藤附蔓而下。其人嘆曰：「壯

哉！游興之豪，未見有如君者。余口渴思飲，邀其人就野店沽飲三盃。陽烏將落，未得通遊，拾赭石十餘塊懷之歸寓。負笈塔夜航至蘇，仍返錫山。此余愁苦中之快遊也。

嘉慶甲子春，痛遭先君之變，行將棄家遠遁。友人夏揖山挽留其家。秋八月，邀余同往東海永泰沙勘收花息。沙隸崇明。出劉河口，航海百餘里。新漲初闢，尙無街市，茫茫蘆荻絕少人煙。僅有同業丁氏倉房數十椽，四面掘溝河，築隄栽柳邊於外。丁字實初，家於崇，爲一沙之首戶，司會計者姓王；俱豪爽好客，不拘禮節；與余乍見卽同故交。宰豬爲餉，傾甕爲飲。令則搏戰，不知詩文；歌則號呶，不講音律，酒甜，揮工人，舞拳相撲爲戲。蓄牯牛百餘頭，皆露宿隄上。驢鵝爲號，以防海賊。日則驅鷹犬獵於蘆叢沙渚間，獲所多飛禽，余亦從之馳逐，倦則臥。引至園田成熟處，每一字號圈築高隄，以防潮汛，堤中通有水竇，用閘啓閉，旱則長潮時啓閘灌之，潦則落潮時開閘洩之。佃人皆散處如列星，一呼俱集，稱業戶曰「產主」，一唯唯聽命，樸誠可愛；而激之非義，則野橫過於狼虎，幸一言公平，爽然拜服。風雨晦明，恍同太古。臥床外矚卽觀洪濤，枕畔湖聲如鳴金鼓。一夜，忽見數十里外有紅燈大如絳綉，浮於海中，又見紅光燭天，勢同失火。實初曰：「此處起現神燈神火，不久又將漲出沙田矣。」揖山興致素豪，至此益放。余更肆無忌憚，牛背狂歌，沙頭醉舞，隨其興之所至，真生平無拘之快遊也！事竣，十月始歸。

吾蘇虎邱之勝，余取後山之千頃雲一處，次則劍池而已，餘皆半藉人工，且爲脂粉所污，已失山林本相。卽新起之白公祠塔影橋，不過留名雅耳。其治坊瀆余戲改爲野芳濱，更

不過脂鄉粉隊。徒形其妖冶而已。其在城中最著名之獅子林，雖曰雲林手筆，且石質玲瓏，中多古木；然以大勢觀之，竟同亂堆煤渣，積以苔蘚，穿以蟻穴，全無山林氣勢。以余管窺所及，不知其妙。靈巖山爲吳王館娃宮故址，上有西施洞響屨廊采香徑諸勝，而其勢散漫，曠無收束，不及天平支硎之別饒幽趣。鄧尉山一名元墓，西背太湖，東對錦峯。丹厓翠巖望如圖畫。居人種梅爲業，花開數十里，一望如積雪，故名香雪海。山之左有古柏四樹，名之曰「清奇古怪」。清者一株挺直，茂如翠蓋；奇者臥地三曲，形同之字；古者禿頂扁闊，半朽如掌；怪者體似旋螺，枝幹皆然；相傳漢以前物也。乙丑孟春，再山尊人尊齋先生偕其弟介石率子姪四人往幃山家祠春祭兼掃祖墓，招全同往。順道先至靈巖山，出虎山橋由費家河進香雪海觀游。幃山祠字印藏於香雪海中。時花正盛，咳吐俱香。余曾爲介石書幃山風木圖十二冊。

是年九月，余從石琢堂殿撰赴四川重慶府之任。溯長江而上，舟抵皖城。皖山之麓，有元季忠臣余公之墓。墓側有堂三楹，名曰大觀亭。而臨南湖，背倚潛山。亭在山脊，眺遠頗暢。旁有深廊，北牕洞開。時值桐葉初紅，爛如桃李。同遊者爲蔣壽朋蔡子琴。南城外又有王氏園。其地長於東西，短於南北，蓋北緊背城，南則臨湖故也。旣限於地，頗難位置。而觀其結構，作重臺疊館之法。重臺者，屋上作月臺爲庭院，疊石栽花於上，使遊人不知脚下有屋；蓋上疊石者則下實，上庭院者卽下虛，故花木仍得地氣而生也。疊館者，樓上作軒，軒上再作平臺，上下盤折重疊四層，且有小池水不漏洩，竟莫測其何虛何實。

其立脚全用磚石爲之，承重處仿照西洋立柱法。幸面對南湖，目無所阻，聘懷游覽勝於平園，真人工之奇絕者也。

武昌黃鶴樓在黃鶴磯上，後拖黃鶴山，俗呼爲蛇山。樓有三層，畫棟飛檐，倚城屹峙，面臨漢江，與漢陽晴川閣相對。余與琢堂冒雪登焉。仰視長空，瓊花風舞，遙指銀山玉樹，恍如身在瑤臺。江中往來小艇，縱橫掀播，如浪捲殘葉，名利之心至此一冷。壁間題款甚多，不能記憶，但記楹對有云：「何時黃鶴重來，且共倒金樽，澆洲渚千年茂艸；但見白雲飛去，更誰吹玉笛，落汀城五月梅花。」黃州赤壁在府城漢川門外，屹立江濱，截然如壁，石皆絳色故名焉。水經謂之赤鼻山。東坡遊此作二賦，指爲吳魏交兵處，則非也。壁下已成陸地。上有二賦亭。

是年仲冬抵荊州。琢堂得陞漳關觀察之信，留余往荊州。余以未得見蜀中山水爲悵。時琢堂入川，而哲嗣敦夫眷屬，及蔡子琴席芝堂俱留於荊州。居劉氏廢園，余記其廳額曰紫藤紅樹山房。庭階圍以石欄，鑿方池一畝。池中建一臺，有石橋通焉。亭後築土疊石，雜樹叢生。餘多曠地，樓閣俱傾頽矣。客中無事，或吟或嘯，或出遊，或聚談。歲暮雖資斧不繼，而上下雍雍，典衣沽酒，且置籥鼓敲之。每夜必酌，每酌必令。窘則四兩燒刀，亦必大施觸政。遇同鄉蔡姓者。蔡子琴與敍宗系，乃其族子也。倩其導遊名勝，至府學前之曲江樓。昔張九齡爲長史時，賦詩其上。朱子亦有詩，曰：「相思欲回首，但上曲江樓。」城上又有雄楚樓，五代時高氏所建，規模雄峻，極目可數百里。邊城傍水盡植垂楊，小

舟蕩漿往來，頗有畫意。荊州府署卽關壯繆帥府，儀門內有青石斷馬槽，皆傳卽赤兔馬食槽也。訪羅含宅於城西小湖上，不遇；又訪宋玉故宅於城北。昔庾信遇候景之亂，遁歸江陵，居宋玉故宅，繼改爲酒家；今則不可復識矣。是年大除，雪後極寒。獻歲發春，無賀年之擾。日惟燃紙炮，放紙鳶，紮紙燈以爲樂。旣而風傳花信，雨濯春塵。琢堂諸姬攜其少女幼子順川流而下。敦夫乃重整行裝，合幫而走。由樊城登陸，直赴潼關。

由河南開鄉縣西出函谷關，有「紫氣東來」四字，卽老子乘青牛所過之地。兩山夾道，僅容二馬並行。約十里卽潼關，左背峭壁，右臨黃河。關在山河之間扼喉而起，重樓疊梁極其雄峻，而車馬寂然人煙亦稀。昌黎詩曰：「日照潼關四扇開，一殆亦言其冷落耶？城中觀察之下，僅一別駕。道署緊靠北城，後有園圃，橫長約三畝。東西鑿兩池，水從西南牆外而入，東流至兩池間，支分三道：一向南，至大廚房，以供日用；一向東，入東池一向北折西，由石鞦韆口中噴入西池，遶至西北設閘洩瀉，由城腳轉北，穿竇而出，直下黃河。日夜環流，殊清入耳。竹樹陰濃，仰不見天。西池中有亭，藕花繞左右。東有面南書室三間，庭有葡萄架下設方石，可弈可飲。以外皆菊畦，西有面東軒屋三間，坐其中可聽流水聲。軒南有小門可通內室。軒北窗下另鑿小池。池之北有小廟，祀花神。園正中築三層樓一座，緊靠北城，高與城齊，俯視城外卽黃河也。河之北，山如屏列，已屬山西界，眞洋洋大觀也。余居園南，屋如舟式，庭有土山，上有小亭，登之可覽園中之概綠陰四合，夏無暑氣。琢堂爲余額其齋曰不繫之舟。此余幕游以來，第一好居室也。土山之間，藝菊

數十種，惜未就含葩，而琢堂謫山左廉訪矣。眷屬移寓瀘川書院，余亦隨往院中居焉。琢堂先赴任。余與子琴芝堂等無事，輒出游。乘騎至華陰廟。過華封里，卽堯時三祝處。廟內多秦槐漢柏，大者三四抱，有槐中抱柏而生者，柏中抱槐而生者。殿廷古碑甚多。內有陳希夷書福壽字，華山之脚，有玉泉院，卽希夷先生化形骨蛻處。有石如洞斗室，塑先生臥像於石床，其地水淨沙明，草多絳色，泉流甚急，修竹繞之。洞外一方亭，額曰無憂亭。旁有古樹三株，紋如裂炭，葉似槐而色深，不知其名。土人卽呼曰：『無憂樹。』太華之高不知幾千仞，惜未能裹糧往登焉。歸途見林柿正黃，就馬上摘食之，土人呼止，弗聽，嚼之，澀甚，急吐去。下騎覓泉漱口，始能言。土人大笑。蓋柿須摘下，煮一沸始去其澀，余不知也。十月初，琢堂自山東專人來接眷屬，遂出潼關，由河南入魯。

山東濟南城內，西有大明湖。其中有歷下亭水香亭諸勝。夏月柳陰濃處，菡萏香來，載酒泛舟，極有幽趣。余冬日往視，但見衰柳寒煙，一水茫茫而已。野突泉爲濟南七十二泉之冠。泉分三眼，從地底怒湧突起，勢如騰沸。凡泉皆從上而下，此獨從下而上，亦一奇也。池上有樓供呂祖像，遊者多於此品茶焉。明年二月，余就館萊陽。至丁卯秋，琢堂降官翰林，余亦入都。所謂登州海市，竟無從一見。